鳳棲集 卷之七八

gift

4

鳳棲集卷之七目錄

鳳棲集卷之七

杞溪俞莘煥景衡 著
門人達城徐應淳 校
清風金允植 編輯

讀書記 下

孟獻子曰敬身之基也是大德也統言之也臼季曰敬德之聚也是小德也析言之也朱子則合而言之所謂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是也

問參天兩地何謂也曰圓者一而圍三方者一而圍四然則三用其全而四用其半者何也曰地其包天半天將包地

也筭法方内容圓者四之三圓内容方者三之二天三而地四則爲方内容圓參天而兩地則爲圓内容方故止用其半

地不得外乎天臣不得加乎君蓍卦之兩地律呂之子聲其義一也

卦之爲畫也陽一而陰二然以陰推陽則陽之數三陰之於陽其不三分而損一乎此乃參天兩地之象也是以乾得九爲老陽之象坤得六爲老陰之象震坎艮三男皆得七爲少陽之象巽離兑三女皆得八爲少陰之象

唐孔氏曰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

不得兼陽故其數六此說亦好而乾既得九則不待說坤而乾已兼陰矣

問用九用六有說乎曰方者八包一不去其中心爲用九圓者六包一去其中心爲用六曰何謂也圓而實者陽之象也方而虛者陰之象也七之圓也其中實八之方也其中虛是爲陰陽之常九則中實而方六則中虛而圓是爲陰陽之變（李榕村說與此不約而合見周易折中參天兩地註）

正對交易之體也反對變易之用也先天主體故六十四卦皆以正對相望後天主用故六十四卦皆以反對相偶（惟不易之卦以正對爲偶）

三十六宮諸說皆通而邵子所謂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爲正義此乃文王之所以序卦也

易之爲道立於八而行於六八也者偶而不奇方而不圓者也六也者能奇能偶二歸則爲三三歸則爲二能方能圓以一六包一則圓以二六包四則方者也伏羲之易以對待爲主故爲卦者八而重之爲八八六十四文王之易以流行爲主故爲卦者六不易之卦四乾也坤也坎也離也反易之卦二震艮也巽兌也而重之爲六六三十六六之爲數乃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

三十六宮圓之則圓而所以包一者爲三匝方之則方而所以包四者爲二匝乃所謂能奇能偶能方能圓者也然圓

則中虛（即所包之一）方則中實者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之象也或曰六十四卦亦有圓圖方圖何謂方而不圓曰圓圖之爲圖圓以其與方圖相對故也其實則此乃筭法所謂八角者非所謂圓也

說卦傳所謂參天兩地此乃三十六宮之所由生也何也參天而兩之其數六兩地而參之其數亦六六者參兩之會也參其六（十八）而兩兩之其數三十六兩其六（十二）而參之其數亦三十六三十六亦參兩之會也是故三十六宮圓之則三匝是參天之象也方之則二匝是兩地之象也

三十六宮非但爲參兩之會亦是九六之會九者老陽之數

也六者老陰之數也乾既用九而以兩地之數乘之得十八倍之則三十六也坤既用六而以參天之數乘之亦得十八倍之則三十六也是故上經三十卦成十八卦而九六一會下經三十四卦亦成十八卦而九六再會

上經之乾坤泰否卽天地之所以終始也自乾至否陰陽各三十六爻下經之咸恒損益卽山澤雷風之所以終始也自咸至益陰陽亦各三十六爻

問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也曰此其方五而斜七者乎五五二十五者二是大衍之數也七七四十九者一是大衍之用也折中以周經句股之法釋大衍之義其說亦好而不若方五斜七之爲易曉

問大衍五十虛一不用而象兩之後復掛其一者何也曰子亦知圓生於六方生於八乎大衍之用四十有九而復掛其一則是四十八也四十八者六八之會也此豈非方圓之樞紐乎揲蓍求卦既在蓍圓卦方之間而卦又未分於陰陽故其數如此問者未達曰圓包八重第八重爲四十八所包者一也其可不掛乎方包六重第六重爲四十八所包者一也其可不掛乎

圓包八重則合積二百一十六爲老陽之策方包六重則合積一百六十八爲少陽之策圓爲老陽方爲少陽者圓者變而方者不變故也或曰然則老陰少陽之數亦可以得

之乎曰陽用其全陰用其半而老陽與少陰同位乎陽老陰與少陽同位乎陰故就圜包合積之中減其外圜之半則得少陰之策一百九十二就方包合積之中減其外圓之半則得老陰之策一百四十四

易之爲畫横之爲八卦竪之爲六爻若不以六乘八則將何以盡八卦六爻之用乎

乾之爻言自元順推坤之爻言自貞逆推夫子之旨其深矣哉乾陽也始萬物坤陰也終萬物萬物始於春而終於冬

爻者言乎變者也以九六之變化也是故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龍者能大能小者也神變化者莫如龍坤之初六曰

堅氷至氷者生於水者也柔變爲剛柔變爲剛則是亦乾也故曰乾爲氷

伊川以爲察鬼亦可以畫卦吾則以爲察於馬牛亦可以識乾坤何也馬之致遠天行健也牛之引重坤厚載物也馬之起也先其前足乾之資始也牛之起也先其後足坤之代有終也馬力散在一身牛力全在肩陽用其全陰用其半也氣之輕清者升而爲天質之重濁者降而爲地故馬之性利於升牛之性利於降水陸皆然然陽極則下陰極則上故馬之性踶牛之性觸

以剛得中而五陰應之者凡二爻師二比五是也以柔得中

而五陽應之者凡二爻同人二大有五是也其得中而衆皆歸之一也而同人大有不如師比之吉何也剛柔不同也然則柔之道果可以御衆乎哉

繫辭傳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使人讀此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六經所以發揮造化者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周子動靜之說出於此朱子鬼神之說出於此張子神化之說出於此勉齋精氣神理之說出於此

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以對待言也所謂分陰分陽兩儀

立焉者是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以流行言也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是也余故曰周子之說出於此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以二氣言也所謂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者是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以一氣言也所謂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者是也余故曰朱子之說出於此

一闔一闢謂之變者兩而化者也往來不窮謂之通者一而神者也制而用之則是化之在人者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則是神之在人者也張子之說不亦出於此乎或曰民

咸用之與制而用之有以異乎曰制而用之因器生法分之殊也民咸用之出入不遺理之一也

勉齋之言曰爲毛骨肉血者精也精之神謂之魄其器之謂乎爲呼吸冷熱者氣也氣之神謂之魂其象之謂乎合魂與魄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其變通之謂乎或曰勉齋說有四節而此章則止於三節說神而不說理何也曰變通神也所以變所以通理也所謂理實具乎其中者此之謂也且子不見下文耶曰易有太極

化而裁之(裁有長短廣狹)謂之變者其聖人之化乎推而行之(推彼行此)謂之通者其聖人之神乎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終始惟一)是

兩而一者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事各異宜時各異宜是一而兩者也

繫辭傳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兩語其相爲表裏乎往來不窮之謂通通者神也並行不悖之謂和和者道也惟其神通是以道和

或曰然則通者神也理亦謂之通可乎栗谷曰理通氣局何也曰通則一也而所指不同變通有造係神也會通無造作理也栗谷之所謂通其會通之謂乎

理有能然必然當然自然陳北溪記而能然必然自然非所以說理者也何也能然者理之乘氣者也乃所謂神也必然自

然亦或有由於氣機者尚可以俟其必然而聽其自然耶至於當然則一於善而已矣是以不離乎氣吳先生所謂此理本色者是也是故朱子以當然爲要切處其爲人之意深矣

李成伯曰凡論理須以當然本然者爲先而其自然者則由夫本然者推之其所以然者則即夫當然者逆之庶乎其不差矣若外夫當然本然而求其自然所以然則尠有不陷於認氣爲理之弊余常深服此語以爲不易之定論

明道其聖矣乎山立者儼然之謂也玉色則温金聲則厲精思力踐知行之謂也篤學力行亦知行之謂也涑水所以

不及於橫渠者何也曰即此二句其不及可知精思者必篤學篤學者未必精思

善陽也惡陰也故君子所以處夫善惡者亦有陰陽之象焉不曰好善而惡惡乎好也者春之象也惡也者秋之象也不曰隱惡而揚善乎揚也者晝之象也隱也者夜之象也以言乎善則好善揚善同歸於仁以言乎惡則不然惡惡爲義隱惡爲仁者何也曰語性則仁包乎義語情則惻隱貫乎羞惡

朱子仁說曰仁無不包又曰惻隱之心無所不貫包者包其外也貫者貫其中也學者宜子細體認大全論語或問說亦有包四者貫四

端之文
不曰何可曰利而曰何必曰利不曰惟有仁義而曰亦有仁義孟子之言何其緩也嫌於義利之可以雙行矣朱子以爲若無孟子手段不如循蹈塗轍之無悔吝故以此等處言耳

若使伊川當之必曰何可曰利惟有仁義而已矣

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夫子之言也其言無迹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曾子之言也其言有迹聖賢之分如此或曰曾子不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乎何乃以此爲曾子之言曰曾子所聞其何憂何懼之說乎因其意而推衍

之未嘗非聞於夫子者也

道者一本而萬殊者也惟其一本是以有常惟其萬殊是以能變

一於常者爲君子一於變者爲小人惟聖人常而能變變而有常

常則一其太極乎變則二其生於陰陽者乎君子以理小人以氣神而化之者其惟聖人乎

太極生兩儀是故常而能變陰陽一太極也是故變而有常

或曰愚者拘於常智者達於變安得以一於常者爲君子而一於變者爲小人乎曰常者理也愚者之拘以其求之於

氣也變者氣也智者之達以其求之於理也

經權者其常變之表德乎程子曰權即是經此所謂變而有常者也朱子曰以嫂溺手援之義觀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此所謂常而能變者也

書曰若有恒性恒者何也常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彝者何也常也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庸者何也常也易大傳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貞亦常也朱子釋之曰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旨哉言乎是故恒言其若彝言其懿庸言其至不若不懿不至非吾所謂常也

在朝者言必稱世無人在野者言必稱世不知人由前之說

則世果不知人矣由後之說則世果無人矣噫一人趨時一人愼世彼果賢於此乎曰非也彼亦有趨時之心而無趨時之才此所以愼世也忮之與求相去幾何故君子不趨不愼反求諸己而已矣

或曰吾未見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也曰吾未見修其天爵者也

或曰致中和則天地位而萬物育乎吾斯之未能信曰盍歸而致中和乎致中和而不位不育更來問我

士有貧無以爲學者曰顏子之貧亦不如我使我有一簞食何至於不堪其憂耶金定汝曰未之思耳食曰一簞則所

盛之非銅非瓷可知飲曰一瓢則所歠之無羹無菹可知若有銅瓷可盛羹菹可歠則富於顏子矣況顏子簞食亦不常有不曰回也屢空乎其言甚善可以告以貧廢學者故記之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或以為道不可離人此以道之自然而言也或以為人不可離道此以人之當然而言也二說孰是曰章句詳矣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謂之當然可乎曰此無乃推原言之者耶曰率性之謂道是自然是當然曰自然曰然則章句所謂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者何謂也率性即不離之謂也盍加自然二字於則豈之下率

性之上而觀之耶曰章句則然但戒愼恐懼乃所以不使離也道既不離而人又不使離則豈非所謂騎驢而覓驢者乎曰道未嘗離人而人自離道所謂非道亾也幽厲不由也不覰夫第十三章乎既曰道不遠人又曰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其意與此互相發明

問戒愼與恐懼有以異乎曰不異戒亦懼也懼亦戒也但所戒在此以天理言也所懼在彼以人欲言也曰然則戒於不覩懼於不聞其亦有說乎曰視散聽收見蔡氏書傳語類亦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聽是聽得外面底來

始余作鬼神對而未敢自信近閱霽軒集有論鬼神章者曰

貫隱章本人之所行而言也此章本人之所不見聞而言也本人之所行而言故主乎費而該隱所謂費而隱也本人之所不見聞而言故主乎隱而兼費所謂隱而費也然則中庸之散爲萬事合爲一理者何莫非費隱章之費而隱而費隱章之費而隱又不外乎此章之隱而費故此章約之而居小大費之間廣之而處三十二章之中首尾上下若大若細總萃於此此與愚見不約而合故撮而記之以爲證左云爾丁巳三月書

栗谷答牛溪書曰理者氣之主宰也所謂主宰者與程朱所謂主宰語同而意不同何也程朱所謂主宰主而宰之之

謂也在天則以帝爲主宰在人則以心爲主宰在心則以敬爲主宰皆以理氣妙合者言未嘗專以理當之也若專以理當之則理有造作矣而可乎蓋程朱所謂主宰如主張之主宰割之宰粟谷所謂主宰如主客之主宰相之宰學者不可不知

朱子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卽理也（見語類）此說明白易曉由前則能主能宰者也由後則所主所宰者也

問主宰之說出於荀子曰心者道之主宰也其說如何曰理爲氣之主歟氣爲理之主也異乎朱子粟谷之說矣曰心在我道在物以我宰物不亦似子思修道之說乎曰驟看

則似矣徐究則不然荀氏謂性爲惡則心焉有所主所宰者乎能主能宰聽於氣機而已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曰朱子之斷其得失者有諸曰朱之見也然朱子曰道義主乎心者也答呂子約書以此推之則朱子之不予其說明矣

或曰栗谷說與道義主乎心同乎曰不同道義以理之發用者言也故曰主乎心亦主張之謂也

問易之元亨利貞孟子之仁義禮智其序不合何也曰在天則以流行言在人則以對待言所以其序之不合也曰天何以流行言人何以對待言也曰天之四時其行有序若人之四端則迭發互見無序可言所以只得以對待言也

問繼母之父亦以外祖稱之可乎曰可請以朱子說為證何叔京墓誌有鄧舅祎之語夫既舅其舅矣况於外祖乎叔京之父娶陳劉林鄧四姓叔京劉氏出也

二程教人規模不同所謂成就人材尊嚴師道是也竊以愚見言之果能使覿德者醉聞風者服如明道則已不然則不如學伊川規模何也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世亦有好道而不尊其師者乎不尊其師則道之不好可知其材之成就亦不可以議到

近世師道之日以不尊尼尹之故也如吾不信何不觀尼尹前後耶鄭桐溪以鄭仁弘門人當仁弘廢母疏出引義告

絶不復往來及夫癸亥桑市之日念其舊誼爲收其尸桐溪所以處此者恩義兩至合於聖人之道近世則不然有師死未葬而赴擧者有師以罪死而出仕者甚至今日北面而明日擠穽者有之世道之壞至此而莫可爲矣噫

窮理者勉强而行之盡性者利而行之至於命者安而行之曰何謂也曰窮理則循物盡性則得於心至於命則動以天

問浩然章其說浩然之氣者凡四節其言亦有序乎曰前二節以氣言也後二節以養氣言也以氣言者有體（至大至剛）有用（配義與道）以養氣言者有綱（集義）有目（有事勿正）

嘗讀孟子至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曰是何予字之多也孟子亞聖也其於無我則未也既而曰孟子之賢於人遠矣哉所謂常知有己者非耶所以自待者不薄而厚所以自任者不輕而重斯亦可見矣又曰孟子所以不欲自外於王者曲折反復勤勤懇懇足令聞者感泣宜乎尹士

之悅而誠服也

曰體用曰能所曰橫說豎說皆出於佛書而程朱引之以釋吾道所以借彼而明此也余於佛書亦得一語可以借彼明此者曰表詮遮詮是也表詮者何表而出之之辭如謂山爲高謂水爲深是表詮也遮詮者何遮了一重之辭如謂山爲不卑謂水爲不淺是遮詮也若以吾道言之如敬之訓主一無適主一爲表詮而無適爲遮詮誠之訓眞實无妄眞實爲表詮而无妄爲遮詮且如閑邪存誠閑邪爲遮而存誠爲表克己復禮克己爲遮而復禮爲表餘皆做此

觀於二典三謨之文欽字最多允字亦然堯舜之道其敬與誠乎噫後世之所以不及於唐虞者可知已肆焉耳矣僞焉耳矣

中庸之書始以中言終以誠言者何也中之爲道有誠有僞以僞而不以誠焉用中爲是以堯之授舜有允執其中之語允執也者誠之之謂也然則中與誠不可分而二之中庸之言誠此乃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王魯齋乃欲分中庸爲二書一曰中庸一曰誠明恐在其允執其中之義也

致東與李舜教看野史問曰以南衮爲第而有南袞以沈貞

爲兄而有沈義是亦理歟曰理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問曰以沈貞爲祖而有聽天堂（守慶）以鄭鄕善（雷卿）爲父而有鄭維岳是亦理歟曰理也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曰然則如金氏之慕齋思齋鄭氏之北窓古玉是有陽而無陰也許氏之對荻李氏之潑浩是有陰而無陽也惡在其生兩之義也曰是亦生兩也顧方以類聚耳何也曰善底有陰有陽不善底亦有陰有陽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是也方以類聚其金士衡之門之謂乎士衡有開國之功士衡之曾孫礩有靖難之功礩之五世孫自點有靖社之功何其功臣之多也至于自點其族遂亦

宋氏之門多學問尤菴之風也鄭氏之門多氣節松江之風也金氏之門多經綸潛谷之風也李氏之門多文章月沙之風也故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問作人墓銘可乎曰可孔子銘延陵程子銘堯夫曰小程何以不作曰非延陵非堯夫則不作可也曰朱子之銘不一而足宜必延陵堯夫之流歟曰賢人君子有人所共知者有人不知而吾獨知之者表而章之不亦可乎雖然為銘必因家狀家狀之夸與不夸何可知也此朱子所以有過信敬夫之悔也小程之不作無戒與虧學者苟能以小程為法則庶乎其寡過矣

劉安禮問誠溫公曰自不妄語始余欲足之曰亦自不妄作碑誌始

顧亭林譏韓昌黎作碑誌曰止為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其言是也然昌黎碑誌以文則簡以辭則稱未嘗兩喜而溢美如後世之為爲銘者若以昌黎爲法則亦可以無大過矣

栗谷不作金大成碑又不作柳監司仲郢誌度吾力量亦能直截如此則碑誌可作也不然則不可作也

栗谷所著經筵日記直書時事是非不差其東方之春秋乎碑誌諸作言皆可信是亦史氏之列傳也

陽一而陰二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然君子之道易萃而小人之道易渙周書所謂億萬心一心是也不亦陽一而陰二者乎小不如多故小人勝君子渙不如萃故君子勝小人小人之勝一時之勝也君子之勝百世之勝也

何謂小人之易渙也曰不必遠引古史盍觀夫李山海之黨乎粵在我 宣廟末年始有南人北人之目北人所宗者李山海也夫以山海爲宗則其渙而不萃不亦宜乎未幾三分五裂有骨肉大小淸濁之名及至 仁廟初服北人散而之四餘者幾希此其一證也

或曰近世林下讀書之士往往各立門戶不肯相從所謂君

子之易革者豈其然乎曰門戶各立則議論不同其不肯與之相從者職此之由也然即之於程呂之於朱其議論同乎不同乎此正後人不及先賢處偏邦不及中國處凡百君子盍各思所以自反乎噫君子道消未有甚於今日而善類若而人又不免攜貳如此此乃所以吾道之日益孤而邪說之日益盛也

君子之心公公則一出則共濟國事處則共修斯文是也使一邊而非君子則已若曰彼亦君子此亦君子而不肯相從則吾不信也豈彼此皆是君子邊人而未至於君子者耶何也曰皆不免有些克伐之私

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余甚愛此語輒以語人而聞者不省者由不知其意味而然也知其意味者其金平默稚章乎稚章所以為說者有曰天者地之氣也地者天之質也人則天地之心也說得儘好

韓稚綏亦其所為讀史者其畧曰正直者未必危逢迎者未必全唐高宗議立武氏長孫無忌不能一言李勣陰成之直言不避者獨褚遂良一人耳其後勣死家亡無忌遇讒而誅遂良止於貶遷而以病死勣不死言耳無忌之禍孰與遂良吾未見依違以圖生者利於冒死而敢言者也太上身與名俱全其次身亡而名存名虧而身榮者其最下

者也況名虧而身亦不保者有之欲全其身豈若欲全其名之為愈哉此余所欲言者而稚綏先我言之故記之

水者所以克火者也而火烈則克水火者所以克金者也而金重則克火金者所以克木者也而木堅則克金木者所以克土者也而土厚則克木土者所以克水者也而水盛則克土異哉其所克我者乃我所克者也是故家有健婦家之索也國有強臣國之害也

天地之道六年而一變斯義也余於十二辟卦見之矣復之為卦一陽生於下自下而上者凡六爻而一陰復生於下姤之為卦一陰生於下自下而上者凡六爻而一陽復生

於下

天地之道六十年而一大變斯義也余於六十四卦見之矣易之上經以乾坤爲首天地之象也自乾至復凡六十爻受之以泰否則天地之象變矣下經以咸恒爲首澤山雷風之象也自咸至解凡六十爻受之以損益則澤山雷風之象變矣

韓昌黎送李端公序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此言其亦有理乎夫四象八卦與十日十二子其理一也

仁義忠孝之本也義精仁熟乃忠孝之至也然語人以忠孝

則一辭唯唯語人以義精仁熟則莫不適適然驚而局局然笑非所謂日用而不知者耶噫道雖不明而烝民所秉之彜則有未嘗息者盍有以擴而充之哉

人有恒言必曰操心操心亦必曰其然之理其然之理學問之道豈有他哉時時操心事事察夫其然之理則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在其中矣

以知則有智愚者氣之清濁使之然也屬乎在天成象者也以行則有賢不肖者質之粹駁使之然也屬乎在地成形者也故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天有五行以生萬彙全則人偏則獸獸亦有知而相愛也禮

義則無火與金飛走之所不能用也是故君子盡己循物
以全其五全五則聖五全則誠
夏楚仁之用也鈇鉞義之用也是故抶而至死其名曰濫仁
者不爲無故而動兵其名曰瀆不仁之甚也
寧失不裁毋失不推其程氏之放蝎乎殺之則傷仁放之則
害義是也堯舜之道亦不過如是故曰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問治曰治道乎治法乎敢問治道曰有綱有目大學之絜矩
綱也中庸之九經目也敢問治法曰有綱有目舜典綱也
周禮目也

舜典九官富教爲二（播時百穀　敬敷五教）而兵刑爲一（蠻夷猾夏　寇賊姦宄）周禮六官富教爲一（地官）而兵刑爲二（夏官　秋官）何爲其然也曰世之淳漓不同感變多少勢亦不得不然耳朱子曰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其是之謂乎洪範商書也在舜典之後周禮之前其列八政既曰食又曰司徒則富與教爲二矣似舜典既曰司寇又曰師則兵與刑爲二矣似周禮三代損益之有漸斯亦可見矣

或曰王莽以周禮（五莞）亡王安石以周禮（青苗）敗周禮何可用也曰此豈周禮之罪乎顧用之不以其道耳夫治道本也治法末也程子曰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治道之說眞氏之衍義詳之治法之說丘氏之衍義補備矣道無古今而法有古今丘氏之書亦不可少之也

問文可學而能乎曰可有要乎曰有理爲之主氣次之法又其次也

韓柳歐蘇以法爲悅者也氣則末也先秦西漢以氣爲悅者也理則末也有理有氣法亦在其中者其惟六經四子之文乎

魏文帝云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爲衛是說也於論文則當矣但以意爲主不以理爲主此乃文道所以歧而爲二者歟

昭明太子曰麗而不浮典而不野韓昌黎曰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余嘗以此兩語為作文之軌範然昌黎之文信乎其不餘而不失矣昭明之文其亦不浮而不野乎吾未可知也

韓昌黎答孟尚書書效行露詩見詩說歐陽六一醉翁亭記效采蘋詩然昌黎效其意六一效其辭韓歐高下斯亦可見矣

朱子文章不在歐蘇以下而世不以文章稱之者由不知朱子之為文章也何也朱子之文載道之文也學道者惟道之耽而不察於文學文者以其道之無味而其文亦無味

世之不知朱子之文章不亦宜乎獨臺山金先生亟稱朱子之文章曰升菴楊氏不悅朱子之道者也其論朱子之文曰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晶月明究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搜霆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風淒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遊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夫以不悅者而其言如此則朱子之爲文章審矣淵泉洪先生亦嘗謂余曰朱子之文洵可謂豐而不餘一言而約而不失一辭者亦或有之如高士軒記雲谷記百丈山記靜江府虞帝廟碑之類是也若二先生者其亦深知朱子之文章者

項羽本記曰項王軍壁垓下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

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說者以爲項羽之勇何其壯也項羽之智何其神也圍而能潰潰而不覺此乃所以爲項羽也甚矣人之易惑而難曉也當是時也圍者其誰耶曰韓信與彭越也夫項羽之勇非信越之所敢格也信越之圍而項羽之潰可也至若潰而不覺其說不可以告孩嬰之兒羽雖勇亦人耳何能無翼而飛耶說曰潰圍則羽之不飛亦可知矣潰圍而圍者不覺豈圍者雖衆而師不以律刁斗不鳴而一軍鼾睡乎刁斗不鳴而一軍鼾睡周勃灌嬰之流亦不爲此曾謂韓信之智而爲之乎余則以爲項羽未始潰圍

其所謂潰圍者乃太史公浮夸之辭也孫武子曰圍師必闕又曰圍地吾將塞其闕塞其闕者何也以吾軍之易於爲散也圍師必闕者何也以敵人之死中求生如獸窮則攫也夫韓信良將也習於兵法圍而必闕雖小敵亦將如此况於天下無敵如項羽者乎信之擊楚也旣擊龍且又擊曹咎翦其羽翼以孤其勢而已至於項羽則避之惟謹不敢對壘垓下之圍以羽之垂亾故耳圍其不敢對壘者信將緦緦之不暇其敢生心於圍而不闕乎羽亦習於兵法信雖闕其圍而羽則塞其闕可也但今之項羽非昔之項羽也使漢軍開其生路則其勢不得不低首以徼生然

則羽之潰圍豈眞潰圍也哉漢之圍羽也有闕而羽從其闕處出耳圍有闕而從闕處出此其所以不覺也歟羽之強大也久矣軍於垓下者多則萬人少亦不下五六千人既曰騎從者八百餘人則其留而不從者衆矣且八百餘人之南出豈必一時之俱出乎出非一時俱出而不出者衆則羽之出與不出漢軍固不得而知之故曰平明乃覺之其事實不過如此而太史公之作羽本記也必欲使其文有生氣故羽雖垂死而其所以形容者亦有生氣其語之自相矛盾不亦宜乎爲文章者之役於文章如此故曰辭達而已矣

問元與清亦謂之正統可乎曰惡是何言也春秋尊華而攘夷以夷狄爲正統吾未之聞也曰秦始皇隋煬帝其有以異於夷狄乎然而綱目以秦隋爲正統者特以其統一天下也元與清亦統一天下不當以秦隋爲例耶是故續綱目以元爲正統商輅萬安二人亦豈無所見而然耶曰秦始皇隋煬帝固無以異於夷狄者矣但其人則華人也其衣冠文物亦未嘗變華爲夷雖無中國之實而中國之名則未嘗亡也其得預於中國之統可也若元與清則既無中國之實又無中國之名夫華之與夷天地間一大界分也夷狄之酋長何與於中國之統耶且子徒見商萬之書

而不聞方遜志丘瓊山之說乎皆以為元非正統可接而知也噫聖人復起必從遜志瓊山之說矣

曰然則秦與隋必胡服如趙之主父然後不得與於正統元與清必禁胡服興禮樂如元魏之孝文帝然後得與於正統乎曰秦與隋如趙主父則不得與於正統固也元與清如魏孝文則得與於正統恐未必然孝文禁胡服興禮樂而已先王之德教亦嘗有之乎服雖華服人則胡人其敢干中國之正統乎須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可以正統予之

秦與隋亦統一天下而已非統之正者也遜志正統論已言

之矣綱目亦何嘗以秦隋爲正統哉特以其統一天下而紀其年而已

瓊山之學駁而不精故其所持論往往有尖驚小怪處如曰范仲淹生事人也曰岳飛未必能恢復之類皆不中理至若以爲宋室再造秦檜之力則其害理甚矣獨黜元而不予正統者識見甚正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瓊山之謂乎

于忠肅之意欲亦岳武穆之莫須有也忠肅之死何其冤也乃忠肅顧笑不辨從容就戮不亦大丈夫乎雖然責備而言之猶有所憾夫亨貞之能於貝箕亦以其萋斐哆侈者

存耳方景泰之廢太子也忠肅不能出一言以爭之乃與陳循胡濙輩雷同以對加之以謀立外藩之目不無所據且忠肅之賢非陳胡之倫也英宗之所恃過於陳胡則英宗之所恨亦將深於陳胡然則忠肅之見殺豈直以復辟之無名耶夫忠肅有明三百年第一人物也能於從容就死而不能於死得其所嗚呼此其白玉之微瑕也歟何謂死得其所曰爲太子死

客有以余田政策問爲問曰所謂折長補短戶不過四人者其有所據乎曰有之中國戶數一千六百萬有奇而計其口六千五十萬有奇（洪武癸酉戶口）戶不過四人我國戶數一百

五十萬有奇而計其口六百二十萬有奇純廟丙子戶口戶不過四人漢陽戶數四萬四千有奇而計其口十七萬五千有奇同上戶不過四人

曰然則關防策問以為不下戶七口者何也曰所謂戶不過四人者以戶籍言也逸於戶籍者有之此亦不可不知也曰其增三口者亦有所據乎曰有之周室之班爵祿也有曰上農夫食九人中食七人下食五人折長補短不下戶七口曰二策矛盾何不改彼使之歸一乎曰改彼以歸一吾豈不知哉但知此而不知彼者亦不濟事是以兩存之耳

曰如子之言蘇秦所道者非歟曰臨菑之中七萬户臣竊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若就七口之中除其女子又除其老弱則將何以得卒三人乎曰蘇秦則度之以意周公則考之以版當時有井田之法矣計口受田民有欲不書於版者乎且蘇秦辯士也夸大其辭以悅諸侯蘇秦之言何可信也

誌碣

伯氏進士公墓誌

先考復元齋府君凡再娶育丈夫子三伯氏朴氏出也仲氏

及莘煥柳氏出也伯氏力量海含地負仲氏精神冰清玉潔皆不得其年獨莘煥之愚得不死老白首嗟乎使後世之人不知吾伯仲氏在是莘煥之罪也夫作伯氏墓誌其文曰公杞溪人諱茂煥字景濂　靖陵名臣景安公諱汝霖之後曾祖諱彥述大司憲　贈謚靖憲公祖諱漢純漢城府庶尹以壽階通政復元齋府君諱星柱　永禧殿令朴淑人籍潘南晉州牧使諱宗厚女也戊戌五月二十七日生乙丑中陞補試丁卯登進士公自弱冠名聞日起士友間推爲異日廊廟器者指無先屈而前後發解者凡八九人謂朝夕且登第而屈於有司垂四十猶爲布衣選部惜之擬公叅奉首望而

除旨不下乙亥夏將復擬公又不待以疾卒五月七日也聞者咨嗟一辭言士林無人始窆于高陽佛巖洞後改葬坡州鳳棲山下某坐之原在先考墓右二十步許配德水李氏郡守 贈吏曹判書諱述模之女文靖公諱植其六世祖也賢哲有儀嫺於女事夫黨稱之丁酉三月十三日生乙亥八月三日卒葬祔于公有一男二女男致和進士女長適沈宜準次適參奉鄭世華致和二男二女男長鎭球餘幼沈無子立後幼鄭男漢朝公氣完而神定遇大事擔荷不辭而處之牢確才不外見恂恂如不能言者然智深而識遠出謀發慮往往過人於書則朞三百璿璣玉衡皆不學而解時年十七其

性情急於方幼而緩於既長雖家人未嘗見其卒怒而遽喜
此則矯揉之力也然溫柔剛毅兩得其宜生四歲朴淑人見
背公終身茹痛每當忌日沐浴蚤鬋如禮其哭也哀動傍人
乙亥以前祖考妣俱在堂凡兩世四人養於公公出入服勤
進退匪懈暄凉甘旨各當其意公之沒也柳淑人每哭之慟
不肖嘗在傍止哭淑人有間曰豈無汝輩何能如汝兄之孝
於我耶言已復哭嗚呼此可以知公母子之際矣弟妹有疾
輒不交睫達夜或至累日睦婣之誼及於疏昆弟不以榮枯
冷熱故退聽其私其不以公爲親己者鮮矣篤於朋友其有
緩急爲之不餘力周旋事雖至難而不以爲解凡出入門下

者郎皂隸之賤亦善遇之咸得其歡心焉故聞公之喪奔走失聲而號者踵相接其存之以仁也如此行己處世言議峻整嘗與名士數十人觴于終南之趾有尼尹一人至語侵尤庵先生其人使酒而恃衆皆危之無敢出一言者公獨拂衣而起顧諸公曰起起聲色俱厲有援而止之者不顧卒以告太學削其名儒籍中有宰相異趣者卜築於四忠書院之左剗削其岡公以院任聞之奮然曰此書院之青龍也辛壬餘孽焉敢乃爾倡率同任聲其罪而討之俾不得接迹院前其制之以義也又如此公濡染庭訓讀經傳不倦所與友善者淵泉洪公奭周夢坡鄭公世翼暨淵泉之弟沆瀣子吉周也

以經義叜問迭對逐旬爲課命曰旬課又喜有用之學如筭學星經地家農政之流靡所不究暇則遊山巔水涯吟咏以自適所著述有幾庵集碁三百集解字訓啓蒙凡若干卷嗚呼以公之德之器亾所試之其幽芬潛耀在入耳目者幾何不湮没而不傳也及此未死掇拾揄揚在所不可已顧華煥生也後方笑公年甫十五公之本末多所不知知亦日遠而日忘泚筆爲此十不能記其一二此可爲不没而傳者耶悲夫

仲氏敦陽子墓誌

仲氏敦陽子年二十三以卒卒已三十有五年矣世尚有知

公者乎然士大夫之與華煥交也語先到尊仲氏者什三四其數能文華煥或與其間聞者輒曰是某之弟耶宜其文也公之為公斯可以知其萬一也哉公諱邁煥字景臯我俞望杞溪曾大父諱彥述大司憲謚靖憲大父諱漢純庶尹階通政父諱昷柱永禧殿令母柳氏全州人諱德普女其生丙辰九月之三日其卒戊寅三月之十九日其葬在坡州坡平山之西新谷甲坐之原公夙穎異凡三歲識字三百五歲日誦四百言所問出人意表長者或無以為對而天資近道一言一動不失規矩族大父著庵先生大奇之常呼公童學不名也以公清弱先府君常憂之一月三旬殆二旬不授書其惟

不授授輒迎刃而解不數年通經史殆盡十四五辭往往驚
人國子四門華聞日布老蒼領交者甚衆其書卷也觀者堵
圍乃公不以自足稍稍爲古文文不到先秦西漢不止既而
亦不以自足嘗有感於曾子文會之語本之以鹿洞學規參
之以東林會約作文會憲寤寐求當世賢豪可與共此者公
之所志此其大畧也配權縣監諱最仁女生於儒門柔嘉有
禮諳議諱震應其曾祖也文純公諱尚夏其六世祖也生先
公二年卒後公十四年葬在公兆域前乙坐舉一女不育無
子公既没華煥生子庚男先府君命權瀚之朞年而夭於是
取族子致穆子之致穆又死無子有側室出一男二女並幼

嗚呼公之幼也孰不以遠到期哉忝判達城公我大母姪也其使於燕以詩送之曰聞道冒頓孫敢坐皇極殿若拜庭下歸徐叔吾不見時年八歲嘗與諸童蒙赴教官使賦梧桐公應聲曰庭下有梧桐其葉重重開梧桐待鳳凰鳳凰來不來鳳凰鳴此樹吾將聽徘徊時年九歲其志大而思深果何如也宜若有為而不克有為是理也哉公頎面脩項癯而頎然肩背直而步履詳人之望之以為鷄羣之鶴氣清而志潔淡於外物結交不雜先府君嚴於子弟有過不貸顧公立心制行亭亭皎皎尠有不可於先君意者為吾兄弟不知夏楚為何物惟公為然嗚呼二五之化易駁難粹一二千百奈何得

全蘭天棘壽自古而然公之止此亦不得不謂之理歟華煥少公五歲而蒙騃老成邀爲後先塤唱篪和未易議到然氣之所同性或相近每從容相對未嘗不我邁爾征其引以爲證非明道與伊川即農巖與三淵也嗚呼使公不止而進以公質之美才之卓其爲農巖庶乎其不難也如天闕其年何哉華煥之倜不死在後而獨行無依不能近似於三淵也悲夫枝血撰仲氏墓誌余已發種種短矣

高叔祖　贈持平公墓誌

我俞氏世傳文學蓋不出家而師弟子存爲華煥學於父曰復元子復元子學於祖曰靖憲公靖憲公學於季父曰持平

公凡五世四傳華煥所受實持平公所授也公之孫致中使華煥誌公墓公諱宅基字汝安義州府尹　贈吏曹判書諱命一之子繕工監監役　贈吏曹叅判諱榘之孫市南先生諱棨之從孫　顯廟丁未生　肅廟丙子中進士　景廟辛丑被誣竄洪原初公與北軒金公善以節義相上下　肅廟晩節　上年老　世子有疾宗社孤危而　三宗血脈惟延礽君在朝野屬望焉顧一種怨　國之徒心害　延礽醞釀異圖公世臣也雖布衣乎心向國如丹每念時事明發不寐對人言輒激昂慷慨公素以文學才器爲士流所倚重凶徒嫉之必欲甘心焉　景廟初卽位凶徒張甚公見時事日

非不樂在京輦大歸于安山至是掌令李濟持平尹聖時等以建 儲事持公急並洪公義人沈公尚吉李公喜之發啓曰此輩以金春澤為死友綢繆締結向來疏啓無不出此輩手請遠配有 旨配四人四人及金公龍澤李公天紀鄭公麟重李公器之當時所謂八士也明年士流魚肉諸公並被逮死公亦自分必及以公歸安山在元年建 儲前凶徒亦不能復問也甲辰八月三十日在洪原卒是日 延礽君即位受羣臣朝公之子梅湖公及兄子靖憲公以襯歸葬于安山梅老里負巳之原我高祖參贊公公仲氏也 肅廟時監察延公最績上疏訟 仁顯王后得罪死尸諸市人莫敢顧

者叅贊公慨然謂公此人義士骨不可不收爾肯從我乎公即欣然曰是弟意也遂兄弟偕往斂還其家公兄弟於節義蓋天性也卒以此階禍悲夫自　英廟即位國是定妖腰亂領次第餧鴟鴞與公同禍諸公俱被　馳贈獨公不與焉　憲廟辛丑畿赤人士以爲言始　贈公司憲府持平配順天金氏郡守諱魯得女有三男長曰彥吉梅湖公也次曰彥直俱進士次曰彥烈梅湖公以文章名自辛壬以後不赴舉自靖世稱高士華煥生也晚不知公爲人何如如誌公何哉然有聞諸先君者靖憲公之言曰吾生六歲而孤顧我季父復我季父教誨我季父見我少進向人說衮衮喜未嘗不溢於

色也又嘗曰哭死而呼死者者宜哉吾年十六居喪遘癘一
日疾革纊不能飛矣季父方保抱我呼我而哭曰克幸汝何
爲至此克幸克幸哭且呼不絕吾則神離於形矣緣屋榮而
翔泠然攸然憑虛翛然依俙聞呼我聲甚悲意繾綣不忍去
蘧然覺季父在傍有涕泣痕矣吾之得無死殆季父之力也
夫靖憲公之語此聲嗚咽不能續云梅湖公既卒子扶餘公
窮不自存靖憲公念之不置每天寒呼扶餘公名曰漢膺得
無凍死乎趣往視之嗚呼知此則知靖憲之慕公知靖憲之
慕公則知公之慈於靖憲知公之慈於靖憲則知公孝友誌
如是足矣求益乎哉始公考判書公以從子學於市南先生

以所受撥公公之少也及見先生者以公有先生之風云

仲舅處士柳公墓誌

我外祖考曰全州柳公諱德普外祖妣曰東萊鄭氏諱軫基之女有二男四女處士諱埴字聖源其第二男也其生 英廟丁亥六月二日其卒 純廟辛卯三月五日其葬長湍長西鄉湖南里負巽之原其配故縣監平山申公命佐之曾孫其男碩養其女進士崔景頀完城君爔妻也公爲人慈諒謙恭其貌粥如也其言吶如也凡有所爲惟恐有傷人者所親咸曰柳公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公以文名兩京間六七郡指無先公僂者既而累擧不中竟以布衣終悲夫公孝且友嘗

與等輩偕訪名山水道遇賣魚者買而還偕者曰行已五十里矣何故公曰吾父之所嗜也遂還偕者亦不能止鄉黨人泄痢公嘗矢甜苦甜公如不欲生歷日三四歔泣不停既喪號哭不停既葬日上墓號哭不以風雨輟一日雨甚家人止之強公汪然於邑曰父母在空山不避風雨吾獨避之耶既免喪卜居石湖去宗子家五里去墓亦然公之自外歸也先之墓次之宗子家謁廟然後至家終身不改既孤以事父事兄兄没以事兄事嫂垂四十不異居雖異居不私其有有酒待伯氏有肉待伯氏不至不嚐嘗自京師還未至聞嫂有疾脫襦換魚而歸以療其疾每念姊妹飢寒若瘝在身其遇夭

寒風嗟生嘆吁輒達曙不能寐公家不甚饒而仁其宗族惟恐不及公約於自奉不腥不纊而宗族鄉黨其惟不求求輒唯其言而施之往往益無儲而桁無懸公文穆公諱崇祖從父昆弟之後也六世祖正言諱潭高祖正郎諱格俱以文學聞曾祖湖隱處士諱載厚祖通德郎諱城俱以行誼稱正郎尤菴先生門人也湖隱四隱堂李公棹門人也公以世世儒家惟書是勑四子書其尤者也既卜石湖取觀水有術逝者如斯兩語顏其齋曰觀逝端居讀書為一鄉式士往往帕被至薰陶濯磨故鄉中有年少雖飭者見者輒曰是學於觀逝齋者耶公平生不入達者門雖布衣之交既貴庭無公跡

稚慕忠義死節之士每天高木落酌酒徹醮輒誦武侯出師表胡澹庵上高宗封事頫昂歔欷觀者爲之聳然嗚呼恭者易屈慈諒者難乎發強而公則不然豈學問之力歟華煥亦學於公者不止甥舅公之孫諄使華煥誌公墓義不敢辭謹序次如右請於東陽申公應朝幼安爲之銘曰

克孝于家厥德孔臧慕古人忠其志則剛是亦爲政詎必翺翔有鬱不宣有幽其光我銘殉地垂示無彊

守庵朴公墓誌

予聞諸先人東方有逸民三朴守庵一宋龜峯一徐孤青一易有之山下有火賁而火在天上大有諸公其山下之火乎

能於貧不能於大有是命也夫歲己酉予在全義縣見朴守庵行狀曰噫吳逸朱張古之賢人也於傳記不小概見向使孔子不言焉乎傳不傳不貴貴亦有所待乎惜乎孔子之不常有也如守庵何其行狀曰公諱枝華字君實學者稱守庵先生朴氏出旌善高祖己下居清州爲士人曾祖曰智祖曰春富父曰亨元公以正德甲戌生自能言言笑不苟雖長於己者人不足爲之禮也不爲之禮己卯諸賢興化創行鄉約法公大父以里正與爲公甫六歲請往能揖讓如禮觀者奇之既長卽有志爲己之學時李公仲虎以力行稱公及門而返曰力行則有之得無助長之病乎吾豈若優遊涵泳盈科

而後進武鷄鳴而起正衣冠讀小學大學九三年一日夜坐忽觸物有悟北窓鄭公來與語聳然曰已透黑白關矣彌日講論定交而去於是西遊花潭受易於徐先生南見退溪先生得所著易說之晉州訪曹南溟報恩訪成大谷泰仁訪李一齋遂棲金剛俗離兩山中累年於書無不讀自象緯律呂老氏浮屠氏皆撲賾鉤深以極其歸趣而卒宅乎聖學純如也旣而捲而歸京師舊居閉門謝事與物澹然惟左右圖籍日浸灌穠嚌知之愈精守之愈確晩而超詣幾乎上達而自視愈下於已若無有也至於接人處事則易直子諒不說隨不校是非使人一見可知爲有道人也栗谷先生聞風就見

有疑輒叩牛溪先生亦然公父嘗病在床有年公得秘方入漢山運水點火四晝夜藥成歸而進之病得良已親舊持牛酒來慰曰孝哉此子及父母設廬于墓下執制過于哀不脫絰帶躬自具饌以終其祥服闋與弟妹析產止取祭田若祭器晨必謁廟出入必告朔望必奠時物必薦春秋必上塚壟八十不懈益虔朝廷將以孝旌閭公力圖止之萬曆壬辰公年七十九讀易不輟倭寇至避地春川春川陷公義不辱赴水死死時作詩繫衣帶恬然也寇退始收體歸葬于鎮川銀嶺娶洪氏長子震訓導次子霽奉事二女適奉事閔友誠判官李應泓震子弘衍訓導霽子弘允引儀公既設門人成公

晉善掇拾公遺藁以傳後公雅不以詩文爲事然文如朴正庵詩如鄭湖陰諸公皆取正於公云予嘗見花潭集有門弟子記記公姓與名與官官曰學官而行狀不書意公　除官不就且學官卑官也不稱於高士其不書宜哉去公之世且三百年于玆矣遺風寢邈而其子孫在清安全義之閒日益寒微而不振也悲夫銘曰

清之山兮生也靈春之水兮沒也寧山高水清吁嗟乎先生

釜山鎭僉節制使　累贈議政府左贊成謚忠壯鄭公墓誌

越我　昭敬王二十五年倭人大擧入寇陷釜山釜山節制

鄭公撥死之明日陷東萊東萊都護宋公象賢又死之是時李珏以兵馬節度使亡走二公既死時人以比巡遠並享忠烈祠至今焯焯入耳目然鄭公武人也世所以尊慕公者不免在宋公下嗚呼死等耳庸詎以文武而異視之乎倭人之入關北也觀察使洪汝淳亦亡走苟免珏與汝淳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則鄭公之不當與宋公異視亦明矣或曰忠孝由讀書出以生則汝淳之罪爲尤大以死則鄭公之節爲尤難

公字子固慶州人鄭氏自高麗軍器尹諱珍厚世襲圭組
太祖朝開國功臣良景公諱熙啓良景之孫漢城府尹諱之禮府尹之孫敦寧府都正諱世賢其寂著者也考諱明善以

都正之子出爲伯父郡守諱世豪後亦官郡守妣南宮氏觀察使諱淑女也公以嘉靖癸丑生少好讀書以儒聞旣而以親老去而學射中丁丑武科歷宣傳官出監海南縣海南治佐元帥禦北寇鍾城北寇平復出爲巨濟縣令還爲籌司郎一日公卿咸會決事公載筆就位郎輿文奇字無不應聲書如流一座稱善公神采峻整寡言笑素稱爲長者至是名譽日益崇兼帶八司郎陞拜渭原郡守秩滿以訓鍊院副正還尋改司僕寺仍兼內乘時倭酋平秀吉以不許假道怒我倭兵朝暮渡鴨灘以公爲釜山節制折衝將軍公泣辭于太夫人曰兒旣許身於　君矣忠孝不可以兩全願母氏自愛勿

以兒爲念太夫人泣而拊背曰去矣汝爲忠臣吾亦何恨公跪而承教顧謂其妻曰幸善事吾母聞者莫不流涕旣至常終日欽欽旣斂且鍛爲死守計夏四月十三日倭將平秀家等率舟師二十萬擧帆直指永嘉臺候人馳公亟乘船以逆之倭船幾於蔽海而公以三艦自隨軍無後繼且戰且退還入城堅守將入穴其船悉燒城外人家發間使求救公入城賊遂進軍圍之數重公登譙樓是夜天氣淸月皎皎如晝使人吹簫於前安閑如平日一城爲之晏然鷄鳴賊肉薄登城劒氣亘天鼓聲震地公神色不變厲氣廵城士無不奮迅爭先矢下如雨賊屍山堆者三賊震怖以公黑衣相顧曰愼莫

近黑衣將軍俄而城中矢盡有一裨將前曰事急矣請縋城而出以待援兵至公笑曰死當為此城之鬼奈何棄之勿復言乃曰敢復言棄城者斬既而又下令曰吾則死矣欲去者去士卒皆泣無敢離次者是日日中公中丸死於是釜山不守始副司猛李公庭憲為公幕賓從公死之公有侍妾曰愛香年十八聞公死奔走伏尸哭極哀自刎死其傔公奴龍月亦赴賊死公雖弓馬乎遊常蚤起讀書不病不廢少讀朱文公小學至居則致其敬終身誦之及公殉節識者以為是有所本不與一朝慷慨者比事　聞贈兵曹判書久之秋浦黃文敏公奉使如倭倭將平調信為道公忠勇不置曰我師之

渡海也大寇於釜使城中兵多何可拔也自釜以後則易與
耳因說受香併命事嘖嘖再三天啓壬戌土兵黃加山等逆
使者纂公忠烈使者以聞事本末益著　肅廟辛酉　加贈
左贊成癸亥　旌其閭　賜諡忠壯夫人任氏府使子雲之
女端肅有識度生男昕昕亦行義出入始昕從公之釜一日
與之酒使亟歸曰不爾則及禍昕泣曰寧如是阿爺在兒將
何之公曰父子俱死無益也汝歸養吾母與汝母昕不去叱
從者扶出上馬居十餘日亂作昕誓不欲與賊俱生結諸死
事人子勠力倡義號曰復讎軍後爲三道整理使整理男伯
基縣監縣監八男爾說爾尚西部叅奉爾亮　恭陵叅奉爾

弼爾光爾璦爾載爾誨忠烈祠既成百有餘年守臣為壇釜山城南門外以公殉節日祠之李公及愛香龍月並配食焉公之孫湘時時從華煥問字一日謂華煥曰吾先祖墳墓在麻田郡新陵尤庵先生為表其墓而幽誌闕焉盍圖之華煥念公忠節昭乎如日非醇德邃學如先生者未易發揮華煥之愚其何能與此然公之門自玄孫 贈執義麟重被誣遘禍衰微已甚世遂不以鄭忠壯為言嗚呼何以勸後世之為人臣子者哉為是之懼不敢以匪其人辭銘曰

有妾潔兮有僕竭兮有客揭兮于嗟乎鄭公之烈兮

李敬五墓誌

李敬五既沒十有九年其孤熔泣而請銘曰先人之沒也熔甫十一歲先人事行其有知乎我大母在時嘗謂熔曰爾父之孝非勉強也性也爾父三歲而孤徃徃不乳索父啼見者爲之揮涕既長以不省所怙爲至痛出必告廟既告輒延佇廟前愀然遠望而歔欷者良久歸亦如之吾嘗寢疾病張燈達曙者且半年爾父衣不解帶左右扶將困則倚壁而睡時復蹶然掀頂問劇歇何如者一日如也出延醫入煮藥不倦益勤病卒良已族黨有不以孝子稱者乎嘻爾父之孝性也非勉強也熔之所聞者止此此不可泯而無傳敢請敬五諱秉敦望出延安　英陵名臣文康公諱石亨之後歷四世忠

定公諱貴忠翼公諱時白父子以勳業著又歷四世吏曹判書諱瑜左議政諱璟兄弟以名節聞皆敬五之五世祖也曾祖諱坤吏曹判書祖諱祖應生員早卒考諱伉亦早卒妣青松沈氏諱能準女敬五以 純廟癸亥生年三十四丙申十二月二十三日卒葬于公州萬壽洞艮坐之原配杞溪俞氏華煥女弟也有一男一女男即熔女適鄭志鎬敬五面雪白易直子諒與人言由由然率其天眞其遇蜂蠆蟻唖亦不忍殺之也長於詩有作輒清新可喜嗚呼李氏大家也連三世仁而早卒家以寖微玆曷故焉天其有待於後乎銘曰

堂耶斧耶壞以樹嗚呼敬五

進士金公墓誌

金生慶烈以其先祖進士諱光遠字彥明行狀來寒泉李先生作也請余銘固辭生館穀吾門前四十日日再三造余曰不得請不去且曰銘不在多但願得百餘言余於是不得終其辭公靜庵趙先生門人也先生遘禍變名明遠大歸長興越三年以先生黨被逮禍且不測賴鄭文翼公力救止謫海南尋宥還家居教授學者稱月峯先生年七十三以卒卒後百有餘年牛山安公邦俊以公行義師表南州立祠汭陽並申靈川俎豆之公靈光人父曰塊司諫院獻納祖曰瑾吏曹叅判有男三人嗚呼聞公之師趙先生也聞出力而救公者

鄭文翼公也問所與餟享者申靈川也問其倡餟享議者安牛山也此可以知公為人矧毀譽不苟如寒泉先生者狀其行而揄揚之乎公之被逮顏色陽陽疾革且殊沐浴正席行狀云銘曰

堂谷之原上有老柏老柏長松君子之宅

太學金公墓誌

始余為兒時學於太學生金公公文簡公諱淨之十世孫也生於清州卒於京師而葬於清州公少孤能自知力學以文章蓋湖西遊京師京師士大夫亦莫之先也中進士遊太學時士氣風靡太學日非公正直自持以倡諸生有不吾如郎

公卿子弟輒面折之不直一錢於是諸生肅然以比何蕃公卒都人士齋咨相弔以爲太學無人也公娶成氏生一女後娶盧氏又生一女李完溥柳永老其二婿也公無子以從父兄子秀龍爲子秀龍又無子以從祖兄子文意爲子公善讀書每晨展卷聲滿天地而疾徐高下相間如樂作焉雖婦人孺子聽之未嘗不稱善也余之學於公也思有以效之一余心詳余聽公疾余疾公徐余徐公高余高而公下余下始余讀書不知其味不肯聲稍稍似公書稍稍有味自是不屑不讀讀亦無不可知者余之愚不肖得免爲不識字人公之力也撰公墓銘三十六言俾文意及爲公外孫者李學老鑱而

瘞之

諱志棻字道以考商衡妣俞氏生於壬辰壬午不起周內之鄉內谷之里誌而銘之以告無止

恭人沈氏墓誌

恭人姓沈氏籍青松穀庵處士諱能亂之女配通德郎大邱徐公諱中輔生男廉淳應淳處士篤學力行爲士友所推通德郎以大家子謝芬華就淡泊困而無怨廉淳應淳俱以孝友聞嗚呼父與夫與子之賢如此即恭人之賢亦可知已按行狀自稺齒一遵父訓旣嫁以閨範隨奉而周旋處士作也亦以授婦與女夫家貧甚飢寒交至不慼慼也所居數楹而

聲不出於外不親巫書不閱稗說凡事惟君子命雖小不稟
不行責或過情無辨也於子女不以姑息愛長子十歲適百
里受業色爽然也少子在京師惟恐所與遊不端聞文學之
士至喜甚饋食有加其治家也至老不倦諸子或言不可輒
以文伯之母所以責子者責之臨沒指兒孫顧少子再三說
蚤教小學嗚呼恭人其賢乎哉沈氏青陽君諱義謙之後
贈吏曹叅判諱鏜大司諫諱勗之處士之祖與禰也徐之世
閥見通德郎碑恭人以 正廟癸卯生 今上辛亥卒葬於
廣州亥龍山下負艮之原去通德墓二里而近恭人又生二
女適朴來明沈宜鎬廉淳應淳各一男並幼余聞恭人之喪

二男俱素食三年其孫男幼而喪母亦能素食異之意必有擩染而然今見恭人狀有語及食素者余曰噫嘻是語也其信夫既而曰是語謂狀不信可乎是為銘銘曰

雅言曲禮內則庸行誰歟傳者後世子政

淑人金氏墓誌

日有二生纍然以藨蒯至門之曰李瓘鉉鳳鉉也請吾先淑人墓銘莘煥辭曰母聞子有作以簡為悅此眞吾所願請銘者莘煥嘻曰吾固以簡為悅者子亦悅我之簡乎悅我簡也其欲不夸而稱乎此眞吾所願為之銘者按其狀淑人姓金氏安東人也嫁前豐基郡守李公在周淑人之考縣令 贈

執義諱鎭坤之孫文忠公諱尚容之八世孫諱有根也郡守直臣大司憲諱喬岳之五世孫也淑人生於 正廟戊申卒於 今上丙辰葬於楊州白石鄉陵內里其墓負巽而抱乾有二男二女男卽請銘者女長適趙性敎次適宋欽穀權鉉一男源奎趙性敎二男宅奎容奎故相國鄭公晩錫淑人之母之兄也亟稱淑人之孝於親二男皆砥者也人往往原其所自此其表見可書者銘曰

嗚呼淑人匪華伊愊恂恂日用旣簡且默十三而孤有弟呱呱呱呱不聞阿孃嗚嗚阿孃嗚嗚不粒于嗌不粒兒亦不漿兒亦母心兒时日夜惶急母出兒出母入兒入不遑假寐寐

籍母裳噫嘻至誠卒保阿孃淑人既瘖其墓猶孺語及父母有淚如雨父舅母姑怡怡愉愉夙興夜寐湫漖眷揄嫂叔之閒時然後言妯娌與處無此孺爾裾在約既久淺遊溪舟藜藿當肉不忮不求淑人有子雖愛勿貌歉歉者屋有客來教考亭小學淑人所祗孺之梁之又面命之人言李氏傳家恂恂恂恂傳家嗚呼淑人

通德郎徐公墓碣

廣州羊角山之西有崇四尺而負癸者此故處士徐公之墓也其孤康淳應淳相與謀請於砥山李公敏行誌其穴既又謂余幽誌顯刻兩不可闕子盍圖之應淳既從余以李公之

言又可徵李公君子人也余是以不辭公大郎人諱中輔字致正司宰監僉正諱有豊之子黃州牧使諱尊修之孫通德郎諱命休之曾孫徐之先顯者有忠肅公渻爲 穆陵名臣達城府院君宗悌爲 元陵國舅由忠肅至達城四世達城至公亦四世始涵齋徐公懈學於退溪篤行不仕其子忠肅公以家風從栗谷龜峯學卒以身股肱王室徐之顯實自涵齋始公生長京師早喪父母以爲至痛中年與羣兄弟析箸公以墳墓所在築于利川遂止不去公爲人貌和而性嚴與人不乖不隨好施予不疾于頑有負公者輒曰吾與負人寧負於人人亦以此服公然見人有過諭責切至至涕泣歸改

不喜談命曰顧人事何如耳安用推古爲哉及居利川怡然自守謝公車息交絶遊遂不至京師惟父母忌日至至必以祭需隨病不能至晨起正衣冠西向痛哭公之外祖父曰大司諫朴公盛源朴氏墓在利川亟往省焉樵牧之不敢近公之力也六十三乙巳夏忽西行拜家廟而歸歸而意若不怡者是年十二月竟不起先是有言遇六日蚤鬋則父母見於夢公如其言月三蚤鬋以爲常臨没猶不廢伯氏正言公嘗有疾奉而至家日捕蛇餌之公必親煎既煎未嘗不先嘗嘗穉子發瘟人以爲言不少撓已而兒亦無恙伯氏没日上其墓哭臨有年有庶母生而養於公没而葬於公其遘厲也亦

以身救之庶弟出而死不憚遠途上崢踰溪以櫬歸歸之先壟哀其女而鞠之嫁不失時公之教子動必以規矩自稱齒不許跛倚不許去偶機其歸女也作女戒戒之砥山李公學有淵源公常以為可以托子李公家在砥平萬山中相去九十里廉淳甫十歲已幞被就李公一日公疾甚家人將召還公不可乃止時廉淳離家已四年矣噫醇漓朴散利欲日滋熙來穰往以梏仁義者踵相接也迺公修諸己而不徇於外斂跡林垌困而無悶何其賢也其篤行如此所以遺子者又如此其亦涵齋之遺風歟天之報施不在於身必在於後吾安知顯者如忠肅達城者不復出於徐之門乎公配青松沈

氏士人能胤女有二男二女孫男女若干人銘曰
穆穆涵齋芝之根也忠肅燁燁大其門也侯來侯昇奕而瑀
也既數復晦安且敦也謂高有常貞斯元也匪我諛公有子
孫也

彖時軒尹先生墓碣

長湍之北葛峴之西有負甲而墓者故處士尹氏諱慶會字子和之藏也諸嘗從遊者相與謀題其墓曰彖時軒尹先生而杞溪兪莘煥序而銘之先生海平人翼正公諱堦之五世孫也曾祖諱涉水原都護祖諱得敏　贈領議政都護佐選部有聲議政以士林所推爲太學將命考友化子諱思東隱

居不仕以孝聞友化相國文翼公之弟也 莊孝王高其志
生褒没 賻以寵異之友化子娶大齋俞先生諱彥鏶之女
生先生先生家勢焜爀爲世所慕先生又夙穎絶倫文翼爲
政先生輒與聞時年十八九人以大家之佳子弟目之向使
少骩意進取軒駟鍾鼎可端步而致也乃先生爲人澹泊寧
靜澡身礪行惟友化是則加之以學問以述大齋規撫故芬
華波蕩不入於心人皆劫劫我獨提提人皆項項我獨囂囂
年六十以布衣卒時 哲孝王三年丁酉也後六年有爲禮
部者以先生學行筵白請 贈贈先生朝奉大夫司憲府持
平士友咸曰先生儒者深於經術 贈持平不如 贈經筵

官先生凡三娶韓山李氏户曹判書諱台重曾孫芩城李氏吏曹參判諱翊六世孫原州元氏學生諱益壽女元氏生二男致祖致明孫男女若干人革煥事先生久也所服乎先生者深也或曰先生仁孝人也母夫人既老以風不仁卧起不得自由先生侍側不離抱之持之抑之搔之衣而紬之梳而批之洮而頮之飲而食之湯則滄之硬則柔之日夜服勞無休時妻孥冀其小安亟請以身代之不許凡十有三年不懈益勤先生有田在他郡其直數十萬錢異姓之親居其郡者僞書爲券賣其田先生聞即馳書曰何不吾告吾不當許耶並券致之不以語人所服乎先生其在是乎革煥曰未也

或曰先生清介人也先生三十年在京師三十年在坡州坡州以後不復治公車業矣非其義也一介不取見人不善若將浼焉在坡州三十年所與遊僅四三人京畿觀察使嘗以經明薦先生先生聞之嘆曰古之剡薦不求而至今之剡薦不求則不至豈吾姻婭親戚爲吾先後之耶是余之羞也夫不復至京師所服乎先生其在是乎莘煥曰未也先生自少日不喜聲色惟書籍愛既長以篤學力行爲事所尊乎孔者洙泗洛閩之書也四十年孺嚌不置毋夫人之有疾也服勞不暇暇則手一卷且披且吟嘗曰理不與事爲一焉用學爲事無巨細一於理揆之剖析到底然後坦然由之故日用之

閒居之以仁行之以義所以敦厚而直截者表裏如一卓乎非衆人之所可幾也嗚呼知德者鮮自古而然矧後世乎先生言去其文行舍其飾其有所著亦未嘗出以示人故人之見之往往不知知者亦以爲有術有守者而已然先生所造者深其所立者大惟其既深且大是以內重而外輕不爲譽勸不爲毀沮此豈夫人而知之者哉易安齋李公先生之妻之兄也簡重少許許先生深嘗說先生始末曰豈吾不見其忻約吾不見其戚眞素位而行者也嗚呼李公其知先生哉先生所著有中庸圖誠道說若干篇識者以爲可傳也茲書一二所覩記使百世之下知有有道之君子人象時軒尹先

生云爾銘曰

於先生修諸內也含章而晦也不見知而不晦也於先生

鳳樓集卷之八目錄

鳳棲集卷之八

杞溪俞莘煥景衡 著
門人達城徐應淳 校
清風金允植編輯

行狀年譜記述傳

兵曹正郞柳公行狀

莘煥柳氏之出也柳氏自鼻祖世襲圭組至正郞公諱格字壽甫而不復顯日莘煥適臨湍外氏家胠其故篋得尤庵先生所抵正郞公書顧謂公六世孫諄曰公嘗從尤翁遊乎諄歔欷有間曰諄也何知諄聞諸吾祖吾祖聞諸吾族祖同樞

公曰公爲候尤翁自臨湍跋涉千里再如長髻又遣其從子諱載元奉書替謁焉此其復書也公之歸尤翁亦嘗以詩贈之其詩蓋有路遠須加飯天寒莫倚樓之語而原篇見逸獨此書尚在噫公之好賢若是之篤也而世無知者豈不悲哉公少與從兄承旨公諱格聯鑣方駕聲名籍甚時人多願交者公之姊夫尹公昌明睦來善之妻之叔父也與公隣居來善介於尹公屢造公家繼而致書速公公謝不往而承旨公與來善爲寮恥之乘官歸來善以是減恨公兄弟同樞公諱瑛公之從孫也去古未遠蓋嘗道公事如此云曰然則何不備述公本末圖所以闡揚公者諄曰小子生也晚文獻無徵

雖欲盡公之詳何可得也公以崇禎癸酉生年六十二始登
科又十四年卒丁亥三月四日也其所踐歷者成均館直講
典籍禮曹兵曹正郎魚川道察訪保寧縣監具有告身在所
著述有古詩一篇歸去來辭一篇在斷爛之紙端之東高浪
江上有臨江書院去公所居南谷五里而近先時有影堂奉
安晦軒李牧隱遺像于其中公倡一鄉之士議建書院以金
慕齋思齋兄弟配尚既成定院規如儀乃日會書院與村秀
才子講經史端上多文學之士者由公勸講之力也事本末
詳載書院古蹟記時四隱堂李公禕等室于公之里公與之
朝夕講論交誼日篤又嘗同修禊事以正里俗如呂氏鄉約

其楔憲至今尚在嚮以諄所聞不過如是是烏足以闡揚公哉莘煥曰唯唯否否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如公之候尤翁絕來善豈夫人之所可能哉候尤翁好善也絕來善惡惡也好善仁也惡惡義也之二者已足以不朽公又何必他求哉柳之先文化人掌令諱濕始徙全州其子諱克恕孫諱濱俱官直提學自是爲國大姓五傳而至叅奉諱巖寔公高祖也曾祖諱希哲不仕祖諱渾以文學鳴登科官特平而没考諱宜泳通德郎妣安東金氏護軍諱鼎三女公之配曰淑人吳氏籍海州正郎諱聖蒙女生五男長載陽次載熙次載夏次載厚次載時俱通德郎長房男璀通德郎瑜縣監二房男

瓚璂三房側出男琳四房男瑊道德郎五房男瑄曾祖以下不盡錄而瑊生諱德普是爲華煥之外祖父也華煥歸以所聞於譚者誦于家大人之前家大人曰然有是言也余少也則薄遊于淛上其故老往往說公事如而今日之所傳云公之藏在南谷家後戌坐之原淑人祔左而墓尚無銘悲夫世尚有不斷一言以發公潛德者耶傳者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君子之立言也無徵則不信不信則不書公之可徵在口而不在書人孰從而信之耶雖然太史公徵畫工傳留侯徵藥醫傳荊軻畫工藥醫而可徵也則華煥之言亦將在所徵耶悲夫

從祖叔父牧使公行狀

公諱秉柱字德汝始祖諱義臣以新羅世臣義不事高麗遯于慶州杞溪縣子孫遂爲杞溪人在我 中宗世有諱汝霖坐趙文正公事免官久之復起至禮曹判書謚曰景安景安子戶曹判書諱絳以直道忤尹元衡幾不免事本末具在野乘歷三世文忠公諱棨文忠之弟監役諱棐以節義相高崇禎十年我及淸人平文忠公以死爭之而監役恥之不赴擧不仕公監役之五世孫也高祖諱命一義州府尹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復基進士 贈左參贊祖諱彥述大司憲靖憲公考諱漢紀錦山郡守郡守公初娶完山李氏無育繼配同

淑人韓氏右議政韓應寅之七世孫也 正廟戊戌八月十
三日生公公生而卓犖八九歲與里中兒敖遊里中兒皆出
公下郡守公少從渼湖金先生學動以禮義自持公既長折
節爲恭行己不苟一以郡守公爲法甲子中進士辛未補
崇陵參奉時郡守公已下世獨韓淑人在堂 除旨下公曰
此未可悅親耶不赴擧士大夫知與不知咸曰朝廷失一度
支材矣甲戌準年格遷濟用監奉事轉義盈庫直長乙亥調
爲 世子侍直歷掌樂院主簿遷刑曹佐郎丙子遷 宗廟
令漢城府判官出爲甑山縣令是時甑山軍餉連年不收國
虛耗然而縣令匿不以 聞朝廷不知公言於監司以便宜

從事不煩民力而囷鹿卒復其初公私兩利之丁丑陞拜平壤府庶尹至則除府庫緡錢不當屬官者二十萬歸之胥徒削俸三十萬予大小坊里有差使歲取其息以防書版籍者雇直吏民皆大喜平壤關西之都會也人民衆獄訟繁賦籍兵瑣浩如烟海公以星出以星入正色率下而不吳不擾百度修舉廣傳舍大修箕子廟倡率邑中賢豪行鄉飲酒禮出官錢貸吏緩其入俾得以區畫稍食其檢尸也具胥徒食以徃俾民無有所與韓相國用龜奉使如瀋陽還過平壤士以書民以言遮相國願留公者相望於道相國舌橋然不下至京謂人曰吾馬之不得前兪某之故也己卯夏秩滿願留者

日至監司監司將啓請于朝或沮監司未果復入漢城府爲判官遷庶尹庚辰遷繕工監副正尋。除砥平縣監以親病不赴辛巳　孝懿王后昇遐差山陵都監郎監伐石事總護使殊其能會大疫旬日之閒　山陵郎死者什三四以憂去官者亦不下死者之數總護使度復土有日代者不可及憂懼不知所出謂公曰事急矣非公莫可煩公一切攝其事公左酬右應事無不立就　梓宮如期下方中總護使大喜山陵成爲儀軌郎壬午　除社稷令尋改掌樂院僉正冬差
　徽慶園都監郎明年春事訖又爲儀軌郎夏韓淑人卒解官歸丙戌　除廣興倉守居數月遞丁亥宣惠廳辟爲郎未

幾　除利川府使爲政一如平壤時壬辰陞尙州牧使出俸錢修學校濬川渠夏大水洛東江決夾江數百家昏墊蕩析大出俸而周之民得安堵如故州北有大陂曰恭儉池者洛東以西延袤數十里皆仰其溉灌州之治舊多蜈蚣民往往中其毒即治之南一里種栗爲林以除之至是廟堂議決陂株林以墾田公以去就爭之事得已州人至今賴之明年以課殿罷歸自是絕意仕宦屛居簡出惟書史琴棋是親優遊以卒歲庚子六月十七日卒于果川下北村第壽六十三八月窆于村南郡守公墓左岡壬寅四月穿其配淑人李氏之墓合葬焉在水原馬耳山下後寺谷淑人　世宗別子密城

君璞之後弘文館校理晦祥之女也有女士風别有行狀有二男一女男長永煥前縣監次敬煥女適李秉元永煥生一男二女李秉元生一男永煥男致庠長女適金晢根其餘幼公爲人豊下腰大八九圍動止如山聲如洪鍾善笑語外和而内剛聽其言如坐春風之中至於臨事而斷之以義耿然人不可得而犯之氣魄過人飲酒不至十數杯不醉醉不失言每日雞三號起雖夜分而寢亦然公孝於父母友於昆弟仁於宗族而信於朋友郡守公旣老卜居江湖與宗族賓客日置酒爲樂以終其餘年而水陸之品惟郡守公所命雖力所不給不以爲言郡守公有疾夜不解帶晝不適私室至三

月不懈及喪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喪韓淑人也公年垂五十矣三年上食一未嘗以人代之郡守公墓去公家可三里所日往以省之有故間日而往三十年如一日韓淑人之改葬以祔也小子及墓前知見公踞然而哭終日不停又終夜不停既墳而後已觀者爲之動色韓淑人卒事姊氏如母事無大小諮而後行有不言言無不施既喪而月餉如生時至于三年竟公沒姊氏祭祀米麵食酒果魚肉悉出於公於從父昆弟若從父昆弟之子財無物我取之者視若外府中表宗族待公而婚者三十餘人其於喪也亦然待人無問賢愚貴賤一以悃愊不設畦畛見人有過失輒面折不少借而忠

厚和平之意行於其中故人亦信其爲愛己也退聽其私不一辭歸誠長者者寡矣故舊所善者死恤孤而嫁娶之有流竄海島人不敢顧恤者豈其饋而亟問焉或說公曰公之財有限而好施不已獨不爲子孫地乎顧公故圖公曰財之聚散仁與不仁之所由分也人而不仁焉用財爲且豈瘁有時就令不散庸知其常在耶乃若子孫衣食亦各自謀耳非吾之所當知也以故公之在世家無長物其沒也惟舊田廬在焉公重禮法識大體爛於 國乘野史於古今賢邪是非辨之明而守之確常曰士之決科將以伸其志也自古及今決科而不屈其志者果幾人耶屈則辱伸則殆不如祿仕之止

於代耕也有以科舉引公者謝不應其治郡以嚴爲本而拊布設施井井不紊民以爲便事或不便於民雖監司之所指揮格不行卒以此見忤於世而功利洽於百姓故所至頌聲興治金琢石者指不可勝摟公之所以居家處世者大槩如此嗚呼公之德行非顓蒙如小子所能形容也竊嘗以爲仁足以普施強足以任重謀慮足以決大事其或庶幾於公之萬一耶謹叙次爲狀以俟立言之君子

從祖叔母淑人李氏行狀

我從祖叔母淑人李氏以己亥五月二十一日卒春秋六十有二有男二人女一人孫男女皆而嫁長男已仕爲平澤令

矣衣食麗都沐槨可以鑑臧獲之哭于庭者其指五百隣里咸嘆息言五福全矣中表宗族有女子子者為之祝曰得如李淑人足矣乃吾叔父哭之慟越月而踰時涕泣泣不能收一日呼小子曰華煥爾亦知汝叔母賢耶噫吾與汝叔母為夫婦五十年不見其疾言遽色雖奧窔之閒即吾在其容齋如吾之呵責或過情而未嘗出半辭自解是亦難矣在汝叔母則枝葉耳夫女妬從女女之妬恒物之大情也惟汝叔母不然噫吾之有所啇察汝叔母之色矣其色自如也況有言乎是可書爾其述一通文字以示後謹撰淑人完山人 英廟别子密城君諱琛其始祖也其後有領議政文貞公諱敬

與大提學文簡公諱敏叙左議政文靖公諱觀命以文學節義聞淑人文貞之來孫文簡之玄孫文靖之曾孫祖諱弘之三陟府使考諱晦祥弘文館校理妣楊州趙氏直長諱遠慶女

健陵戊戌六月十五日生十五歸于前尚州牧使兪公秉柱是爲我叔父叔父錦山郡守諱漢記長子大司憲靖憲公諱彥述長孫也靖憲公子孫內外男女數千百淑人爲宗婦擧一門望淑人如輻湊轂而淑人之賢使衆口無異辭自姑至進則夔夔退則祁祁罔有越厥度祖姑權夫人姑韓淑人常嘖嘖言吾婦吾婦郡守公之治郡事有滎錯絲棼輒召淑人告之故且曰何以處之淑人以所見對語未究郡守公

輒築然曰爾言是也吾已處之如爾所言矣其自錦山還也聚家人謀所以償稱貸者顧淑人曰爾貸幾何對曰亡矣郡守公擊節而嘆曰眞士大夫女子也居無何韓淑人老以家事聽淑人淑人虔共不懈朝夕饔飧若貳膳常珍凡所以饗舅姑者以身而不以言衣服亦然或計日不給則耿火達曙終不一令人紉箴郡守公之寢疾夜不解帶堂而不室者匝月韓淑人以疾委狀褥一年晝夜扶將匜如廁不離及其革也六夜不交睫其將嫁女也繅白氎而曬于庭以供衣裳女公見之顧淑人曰可以及吾女乎淑人吏然曰諾織而分之歸女公女公退謂人曰賢哉吾之弟婦嫁女之用而可以許

人耶然吾所以求此知吾弟婦心故也於子女愛之以德不以呴呴爲仁女與婦不異視也叔父篤於親家又不置宗族賓客食於叔父者壤壤相踵値歲時伏臘有喧之聲聞四鄰淑人一一顧指不以親踈而左右之叔父買亭於漢水之南亭之勝甲於國中每風清而月朗衣冠闐門淅炊相次如魚鱗奴飯馬豆疇應不暇婢僕供役者不敢出一聲呢呢淑人之教行於閨門之內者蓋如此始郡守公嘗曰新婦有德矣神其福吾門乎已而果然二男曰永煥敬煥一女適李秉元孫男曰致庠孫女適金晳根俱永煥出其在羈角者永煥二女李秉元一男也始葬于果川下北村玉女峯下歲之十月

攺葬水原里曰青龍山曰馬耳負坤而抱艮小子之在襁褓也淑人乳之故小子事淑人如母而淑人之視小子二男哥三歲庚寅小子西每東遊京師輒館穀于叔父所小子以疾痞之証夏日而飲湯淑人朝夕視小子澆飯之水而顧侍婢曰得無滄乎六七年如一日戊戌小子以妻子東上叔父之里而居焉淑人甚懽然凡所以絲我而穀我者不待叔父之言小子受恩罔極今於文字之役義不敢辭謹叙次如右顧辭旨蹇淺弗克揄揚其萬一後之銘淑人者何從而得其詳耶雖然不姤之云出於夫之口二男哥三出於夫之從父兄之子之口銘如是足矣豈在多哉

先考復元齋年譜後記

府君存心仁以厚處事剛以直
風采峻整言笑不苟妻子不敢仰視其在父母之前則怡怡愉愉聲氣可樂
一進一止皆有常處日用百爲亦皆有一定之則
府君五歲時靖憲公亟稱其才以比梅湖梅湖靖憲公從兄也靖憲公常云梅湖之才近世無比
七歲與羣兒語有言人不學者府君誦史記曰當何面目立天下乎伯父府使公聽而奇之
靖憲公常曰某之爲人有執可以爲學矣

靖憲公甚愛府君府君亦慕公甚有事則已無事則侍側不離故靖憲公本末若家國故事靡所不聞而凡厥攸訓聰聽而默識之故府君所以居家而處世者一遵靖憲公成規至老無改

自幼時出而遇異味則不食而懷之以獻于權夫人

癸丑僉樞公以瘧疾服野人乾府君必先嘗之不嘗不進

伯父府使公仲父郡守公亟稱府君之孝府使公嘗曰吾之子侄某也最孝郡守公嘗曰古所謂孝感所致者其某之謂乎吾之弟婦寢疾病醫皆以爲不可爲矣忽有同姓一人云自青陽來惎之以藥藥下病愈非某之孝何以致此

父母既老恒在父母之所其在私室者鮮矣
僉樞公既耄府君亦老矣以風痺奄奄而朝晝夜三時不廢
問候之禮夜則侍坐至二更僉樞公就寢然後乃退
事雖細微必請於僉樞公不請不行請亦未嘗有不許者
嘗戒子若孫曰出必告反必面遊必有方復不過時此吾家
世守之法也汝曹無改
父兄在時雖粒米尺帛未嘗私用故郡守公之在陰城也不
問府君之所用僉樞公之在同福也不問府君之所用府
君之在金化也嘗謂不肖曰人家子弟往往有不告父兄
而私用者故子弟所索吏輒拒而不納汝曹寧有是耶

其在金化也一以養老爲主雖邑小俸殘力常不任而甘旨之所以適口者輕煖之所以便體者靡所不具藥餌如蔘苓鹿茸之屬極力蒐求鑪鼎不離於前其他凡所以安其身而娛其目者亦皆隨宜以致之僉樞公所欲施與者雖不甚急一切惟命之從毫無所咈以是在縣一年田不加一畝宅不改一椽子弟以爲言輒曰吾已六十餘矣力疾奔走不遑寧處者曾爲家人產業而然耶老親餘年無幾及此供歡以諧人子之願足矣此外更何求哉及其居憂解官家無所有旣殯且葬米薪已復不給矣

乙亥居憂時年五十六甲申居憂時年六十五旣老且病不

堪持制而三年含恤其容有戚時然後言笑不至矧
徐夫人大祥後稟于僉樞公代行晨謁之禮服闋乃已
常曰世之所謂博雅者騖於天下之事而忽於其國之事騖
於其國之事而忽於其家之事豈所謂當務之爲急者哉
於是博攷乎國乘野史及諸家文集若族譜作兪氏追遠
錄又撰先世墓誌
於祖先手蹟愛之重之雖片楮尺牘一一收拾帖而藏之
嘗買禮疑類輯粧潢鮮新者以置之未幾從氏以家貧斥賣
家藏禮疑類輯有府使公手蹟而粧潢渝而生毛者府君
以鮮新者易而置之

寢必著青氈帽獘不堪著者以終身靖憲公僉樞公兩世所
著者也其他器用有祖先手澤者亦皆終身不易
親戚富貴者或以高亢病府君而其貧賤者則皆稱府君之
敦睦
僉樞公之殯而未葬也聞從弟婦朴氏喪謂子弟曰顧今葬
禮有日所須甚多不暇言他而匍匐之誼在凡民亦然況
從兄弟乎乃計葬禮所須而置之傾其所餘以歸之從弟
驚曰吾兄之解官歸也家無所有吾已知之矣何能及此
因曰諸父所以亟稱吾兄之賢者良以此也朴氏兄弟亦
以語人曰此又讀書之力果不誣矣

大姑之孫在湖西者歲一再至至則善遇之言笑欵欵其至金化也贐行有加以悅其心曰記昔吾童子時大姑以其孫至每囑我曰爾其善相吾孫言猶在耳何可忘也

四十以後廢舉不赴監試則三十五六歲已不赴矣

國之所禁雖小不犯吾家世傳之規橅也府君自爲布衣時固已謹守旣仕尤加謹焉一動一靜罔敢或違人或以爲太執而不恤也其之金化任也將寅辭而卯發者以未及治任勢將待明日是日出宿于隣家其所執皆類此

其在金化以小學勸課童子輒有賞賜歲時則存問父老饋以米肉其有不孝不悌者輒招而致之賜之酒勸之以孝

悌
每月餼廩未嘗前期引用
府君自十六七歲出遊國子四門之間一時名士交結殆盡
與之朝夕追隨者亦多矣惟宰相子弟不與從遊嘗有時
宰子弟來訪者不得已而之其隣請而見之曰布衣蹤跡
不敢到宰相門下望不爲異
朴判書宗慶我伯氏之友婿也嘗來訪府君曰子旣好讀程
朱書吾伯父之所願見也盍一往而先之府君曰吾將往
矣竟不往晚年以語不肖曰近齋窩儒也固所願從遊者
但其家是戚里家也嫌疑之際亦不可不愼此所以不敢

往也

庚申辛酉間客有來訪府君者曰有一通文字在吾袖中願有以潤色之也府君問何許文字曰爲柯庵建祠者也曰柯庵誰也曰金參判也金參判誰也曰金[illegible]柱也府君謝以不能客曰點竄一二字足矣又謝以不能曰指摘字句有疵病者足矣又謝以不能客愧而退

客有訪我伯氏者曰聞君先妣與金參判魯忠爲姨從然乎伯氏曰然曰金參判致意於君親戚之間不容不一見盍圖之伯氏以告府君曰汝母氏在時未嘗聞有姨從來汝則踈戚也一貫一賤而以踈求親無乃不可乎伯氏遂不

往
金永安祖淳府君少時交也未貴與之從遊旣貴不與之從
遊
嘗以女求壻有言金永安有子者不應有言朴判書有兒子
者亦不應
常曰近世持論之公平者莫如尹文翼公蓍東又常曰　正宗
朝二十四年士大夫出處語默之節當以尹諭善得孚爲最
每說士大夫家風亟稱松江鄭公之門曰持論之剛直無如
鄭氏因曰鄭氏之衰微如此此乃世道之所以衰微也
府君與人寡合獨與瞿圃李公相許以知己常以李公爲近

世人物之最

嘗曰吳士敬閔元鑌二人眞所謂氷清玉潔者也可與交遊而特以宰相子弟之故嫌不相從或止見其面或一再還往而止良可嘆也遂命不肯受學於老洲之門

於邪正淑慝之辨一劒兩段不少依違

於書最喜孟子於東方諸賢最慕尤庵先生常曰學顏子不如學孟子之有力

凡作事有始有終未嘗有旣作而中輟者

服食器用不徇時尚教子弟亦然

粒米必拾寸楮必收曰是暴殄天物也

記性過人嫻於歷代史牒而東方故事則幾於靡所不覽靡所不記人無問古與今知與不知一聞其名字號謚生年卒歲及世系源流則終身不忘

不喜明季以後文字

西洋之書雖數學農政醫藥之說一切不省物有自西洋來者亦未嘗畜于家嘗戒子孫曰汝曹其謹守勿改

嘗作地球辨其畧曰西洋之法以不分男女爲大道天圓而地亦圓者乃所以不分男女也思以不分男女之道易天下故先以地球之說使人駸駸然入於其中而不自覺焉究其設心何其詭譎之甚也族父著庵公(漢鳥)見而嘆曰義

理好處文章亦未嘗不好

嘗曰吾儒之闢異端亦須知所當先其能爲害於當世者是也是以孟子之所距在楊墨朱子之所觝在陸氏今日爲害之甚者其有過於西洋之說者乎餘姚西洋之窩窟也學者不可不以攻斥餘姚爲今日之急務

答柳莘之詠書其畧曰李贄謂大道不分男女許筠則曰男女情欲天也倫紀分別聖人之教也天且高聖人一等我則從天所不敢從聖人贄筠之說爲今日洋學之前茅而贄筠出於顏何顏何出於陽明則陽明所謂致良知者其非洋學之窩窟乎陽明之言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

便是天理又答人問道詩曰飢來喫飯困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此乃男女情欲天也之意也陽明示諸生詩曰爾身各各自天眞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漫從故紙費精神又答人書曰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此乃從天而不敢從聖人之意也眞贓綻露周遮不得僕何敢搆虛捏無而勒定其罪案耶

嘗曰家禮源流是未成書者也後人之梳櫛在所不可已也於是校其舛訛補其闕畧作家禮源流補四卷旣而謂不肖曰是書之開雕非先生之意也宜就原本增損竄易以

成完本而吾已衰老更無餘力他日爾其圖之

右先考事行五十則置之年譜之後所以備年譜之所未備也然先考事行有可書而不敢書者二粵在丙子春白燕至吾家家人異之府君居憂時也甲申以後堂前杜鵑不花二年丙戌花復如古亦府君居憂時也人皆以為府君孝感之所致然孝感所致之説府君平日之所不喜也每見人揄揚孝子者有以孝感為言則輒曰人子之孝如負米扇枕常也如氷鯉雪筍非常也何為舍常而道其非常也府君所以議人言孝者如此今若以白燕至杜鵑不花之説為可以揄揚府君則非所以體府

君平日之志也適足以重吾不孝之罪所以可書而不敢書也然有感斯應其理則有之而事既目擊亦不忍全沒其槩故姑此附記于下方以竢爰商云爾

先妣柳淑人事行記

寡笑與言於一切嗜好泊如也

在王考之前小心謹愼不問不敢言亦不敢與人言四十年如一日

男女之別斬斬如也卽親兄弟他人不在不見也

庚戌外祖考棄世時先妣隨王考在同福縣衙衙有大賓之行先妣尸其饔忽心動失器器立碎家人以先妣未嘗失

器皆愷之儀而凶音至

外祖妣鄭孺人以甜瓜得疾不起先妣以是不食甜瓜

祖考妣年老而家甚貧歲又荐饑先妣所以就養者不懈益勤自昕至昏或釀或餁或紉或繅未嘗暫時自安天寒則躬自析薪烘于土炕未嘗以血指龜手而止食貧者凡數十年而口未嘗出咨咨之聲

先妣姊妹四人其季在京師窮不自存先妣常綣綣不忘亟問安否問或有聞輒鬱悒不自勝臨終尤甚

辛巳秋先妣有疾一日記祖先行蹟可以爲法於子孫者以示諸子婦復記遺言數條於其下此則諸子婦所未知也

明年春先妣竟棄世嗚呼痛矣時家君陞六品早晚且依
宰遺言第一條以外祖考妣忌日助祭請於家君

全義縣忠臣孝子傳序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不立人哉人哉仁惡乎大父子為大義惡乎大君臣為大性之德也無則禽異則貉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德之不好也不能乎不為也自謂不能者非愚則誣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孰不横目而戴皇天耶余待罪全義縣三年徵於文搜於野聞得忠臣五人孝子二十有五人縣之大不過方三十里何壯也子言之有教無類修道之謂教是也教云教云家一喙云乎哉周書曰彰善癉惡

樹之風聲先王之教也不然爲善者何以勸矣作全義縣忠
臣孝子傳自朴彭年先生始

詩

冠嶽歸路尋紫霞洞

望海歸來興未收紫霞潑洞聽溪流莫言溪小難爲水自海尋源是上頭

華藏寺別尹生秉鼎秉益

我已南湖住君今北岳歸江梅春寂寂城柳晚依依旅館驚殘臘離亭恨落暉孤蹤延佇久寒月度禪扉

與金渭師尚鉉陪臺山金先生遊華藏寺

十里江寺今再向蹬冰凝處生綠漲邂逅郭外齊輪鞅聯翩林下隨几杖青松一路桃千樹麗縟端合移屛障頭陀雲月

佳可遊不憚重岡與疊浪鼓瑟吹笙無不可煩君莫辭羯于
唱聊乘暇日資講磨非學少年耽敖遨坐來和氣令人醉勝
地不必須醍盎懸知後夜鍾溪夢一旬三度到青嶂
文處士秉烈挽
憶君從我北山廬袖裏江城臭祖書招隱曲終人不見木緜
花發正愁余

跋文

鳳樓先生文集跋

余弱冠時初謁先生于稷下之文會堂先生手書贈橫渠所言爲天地爲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四則語余捧書悚栗而退因竊自念允以童年蒙騃猥廁隅坐之列先生一見便許以第一等工夫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吾豈中人以上乎哉何期望之若是重也於是有自奮之心旣而浮沈乾沒學無所成居然老白首而由未免爲鄉人也今先生遺集將出欲附一言于卷末而叩其中悾悾然無所得如墻外之人不知宮

室之美百官之富何以形容其萬一乎蓋嘗聞之先生道德淵源得於家庭又從賢師友聞爲學之要洞見大原精思力踐明於理氣之辨嚴於淑慝之別其大學圖鬼神對天人贊演範說詩等諸篇皆先生之所深造自得而前人之所未發者也其敎人以立志爲先居敬窮理知行並進循循有序條理粲然嘗曰孔門四科子夏以文學稱而自戰國秦漢以來經傳之不墜實賴子夏之傳文學豈可少之哉後儒輕視文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故誘掖後進必課以文藝彬彬多因文而入道者近世儒者以不出爲高遯于林野先生任者也不屑以不出爲高獨倡道於輦轂之下旣以道爲己任又以

天下之重爲己任萬人毀之而不變也終身阨窮而不憫也雖身居布韋慨然常懷濟世之志三政利弊金穀消長戸口增耗關防險易無不悉心講究皆可以措諸當世之用其文尺度謹嚴裁翦精密不出乎作家軌範而務去陳言求之近世得乎淵泉之醇深參以臺山之雋逸衆美畢備自成一家後之讀此集者不患不知先生之文章至於先生之大公無我之心鼓舞作成之妙非親炙者不能知之先生嘗夢爲主文考試榜中三十三人皆一時知名之士嘗欲薦用於朝而未能者也覺來充然如有所得每以語人感歎不已人或疑先生名利之心未盡此未足以知先生也説命曰旁求俊乂

列于庶位此般道之所以復興也先生之時顧何如時也政紀解弛亂兆已萌舉世將入於水火之中先生力不能救又不忍坐視故作育英才庶欲咸聚于朝挽回頹綱共扶大厦之傾而有志未遂發於夢寐者也嗚呼百世之下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則有以知先生之心而悲先生之志也門人

清風金允植謹跋

附錄

行狀

先生姓俞氏諱莘煥字景衡少居坡州鳳棲山下學者以是稱鳳棲先生以新羅阿飡公爲鼻祖至高麗諱義臣以新羅世臣義自靖遯于慶州杞溪縣子孫遂爲杞溪人在我 中宗世有諱汝霖坐趙文正公事久廢復起至禮曹判書諡曰景安景安子戶曹判書諱絳以直道忤尹元衡幾不免事在野乘歷三世文忠公諱棨文忠之弟監役諱棐以學問節義相尚崇禎十年我及清人平文忠以死爭之而監役恥之不仕諱命一義州府尹 贈吏曹判書先生監役之六世孫府

尹之五世孫也高祖諱復基進士 贈左參贊曾祖諱彥述
大司憲靖憲公在 景宗辛壬以義理來御屢上疏言之祖
諱漢純僉知中樞府事曹司五衛將考諱星柱官縣監遂學
至行爲世醇儒號復元齋初娶潘南朴氏牧使宗學之女繼
配全州柳氏德普之女先生柳氏出也以 純祖辛酉九月
二十八日生于漢師長興坊第柳夫人有黃龍騰雲之夢天
姿端重而淵沉有悟解孝悌根天愛敬備若成人然五歲從
伯氏進士公受學立課程不待長者勸口吃而對書則讀甚
敏聲琅然金石出也自通孝經小學以來已無隻字之遺有
疑難輒書諸小冊子雖寢啜登溷時披閱究索指畫而心契

之不得不措也由是識益進蓋益博凡四部書鉅而經史細而至律曆筭數靡不貫穿而融會長老咸以經術文章推譽之餘力功令長於表策丁丑中庭試初試時年十七禮闈老師莫之先也乙亥哭伯氏戊寅哭仲氏伯氏以經術聞仲氏以文章鳴先生痛甚曰吾兄吾師也豈他人同氣比哉兩世老親在堂不敢任情哭泣強自抑上慰親下撫孫外若平常而枕畔淚痕不乾容貌憔悴至於眩仆遂淪平生疾祟復元先生有憂之命以遊學先生之遊學于外自此始是歲省祖考僉樞公于江都任所壬午丁柳淑人憂哀毀踰度疏水苦塋動遵禮制時復元先生宰金化縣往來任所親與先生俱

要以寬其哀焉服將闋僉樞公捐背復元先生已老而持制甚慽先生早夜不離側竭誠保護丙戌中别試初試而見屈於會圍士友皆爲之歎惜而先生不以爲意也丁亥與靜澹齋李公觀洙兄弟會講自小學至四書一依朱子讀書次第率一月再會至數年不輟戊子以親命從遊洪淵泉先生以書贄老洲吳先生學焉上溯洙泗洛閩之源下逮四七社復之卞講論多出人意表吳先生甚器之視不以齒先生嘗曰吾家世傳文學不出家而師弟子存焉吾學於父復元子復元子學於祖靖憲公靖憲公學於季父持平公諱宅基持平公學於父府尹公府尹公以監役之子學於市南先生凡七

世而六傳吾之所受即市南先生之所授也其出而學焉則老洲先生也庚寅與家任致和奉復元先生下坡鄉居焉而家眷在京師往來省視歲率八九旬在京師嘗與朴宗塾穉升論國家朋黨是非語矛盾不合以淑慝之說痛辨之辨之而猶不合乃筆之於書以劈破之聞者服其正是歲為校讎曾祖松湖公遺稿往從祖叔父尚州牧任所凡十有五日而校役訖遂出遊嶺湖間名山水觀淵吊忠義壇清州訪三皇帝廟取路忠原驪江探幽搜勝數月而返秋歸侍復元先生于坡鄉左右服勤未嘗私室於退處暇則手眼又嘗在乎書策筆硯間也時從象時軒尹公講孔朱之書而禮說居多復

元先生常恨市南家禮源流以草本刊行未及修潤乃作補編而先生實贊助之得金臺山先生甲午進香文而讀之深歎其文旨古雅即逐節旁注以釋之其作文意脈躍如也臺山聞之大驚喜亟欲相覯乃會於牧使公月波第臺山先生一見傾倒先生亦折節事之洪梅山先生聞先生之名願交者久則先生亦從遊焉乙未國家設增廣取士牧使公以一册子授先生曰錢穀甲兵山川關防星曆筭數凡應用於庭策者汝其不資考據可誦以書之無遺否我其試之先生曰諾於是上自天星下至地紀及我國關防道里三百州烽燧起落八道四府五營六曹錢穀出入軍伍陣制甲兵統名望

海開立盈朒量田律曆卜筮醫藥之書溪衣尺制凡名物之數以書以圖一筆而盡之牧使公歎曰誠巨儒也復元兄有子如此可謂賢父兄而佳子弟也復元先生嘗患風祟晚益沉淹先生不脫冠帶扶護不懈茶藥饘粥必嘗而後進夜四皷露禱于天日以為常丁酉九月竟棄背先生過乎哀毀瘠骨立必須杖而後起自始喪及葬號哭無已時感動隣里是年冬與家侄奉殯几還京師戊戌又徙玄湖盖家計本清貧至是益刹落矣牧使公為築室于老湖使近月波而無遠玄湖以時繼給之待服闋還京第于是時也小子兄弟讀書于仲舅黃公老湖側舍以仲舅命往謁先生茅茨蕭然書帙整

齊終日儼然危坐誨諄諄不已不以小子竅啓鈍根而棄之自是小子兄弟從先生學二十年有餘凡江樹山房杖屨所之靡不從焉先生簞瓢不繼而不以爲累意泊如也日肆力劬經攻文潛玩而妙解多發前未發勸誨後學推以至誠闡言者說服覿德者心醉無不虛往而實歸時從淵泉臺山兩先生遊言行出處多咨及焉洪梅山先生爲士林所尊而有大著述輒使其亂袖草而斤質焉甲辰冢宰朴公岐壽以經行薦于朝除繕工監監役乙巳以監造　上號冊寶勞陞六品屢遷主長興庫簿司憲府監察令社稷署　永禧殿丁未以全義縣監副擬承　恩點全義巖邑而廩簿奸猾豪橫號

難治為湖邑最人或勸棄之先生曰譐淮陽非寒素本色遂赴任採藍田約條頒行坊曲以事親奉上之義開導吏民若家人父子諄諄然耳提而面命凡有民訴既判其曲直又曉以道理落訟者退無怨言敦勸鄉士以小學為本詩賦以旬課庸學以月講未踰歲儒化蔚興汦俗丕變出號不嚴而威豪猾斂息竊蔀稍蘇黃口白骨之簽於軍籍者為數百并蠲蕩之則軍布有闕乃捐俸錢千餘吏之厚稍食者亦自願各出力合得二千金分俵各里設稧而歲取殖以補其闕約條成為五方旗洞長各以其方色率坊民齊會于庭饋以酒食諭以矯揉之意又演其情為詞以歌之民大悦至有感而泣

者楔約至今遵行之云全義多忠臣孝子採摭而立傳以風勵之忠臣得五人孝子得二十五人而以朴醉琴軒先生爲首己酉監司遞有異趣人來代與先生先世有微嫌者也家人欲其賦歸先生曰非我有嫌盡在我之道而已何可自疑而先引乎翌年夏課果殿歸卜居于稷下之巷取靜溪也全之民士慕遺愛議建生祠合力鳩材民監司補首論者刑之材民屬之營直指下湖西又論列之謫洪川縣直指是監司之戚也先生之在坎也處之夷然以文字自娛負笈而來者踵相接於門洪川之士知爲學之方自先生始壬子宥還自是溪居不出罕與人過從惟同志從遊若爾人而已與趙公

秉憲任公翼常申公應朝期會于山房亦一再而止拓一室於稷下之第扁以文會日與士友門人講學談藝戶外之屨恒滿也湖中諸儒議立華院廟庭之碑碑文乃尹屛溪所著而文中有竊豈性信一句此盖尤翁言而湖中士林有爲人物性不同之論者每引此言以爲證者也於是先生爲太學諸生簡湖儒以折之其辭曰說性於孔子之後者皆以孔子爲祖以大傳所謂繼之者善而言之則孟子之說是也以論語所謂性相近也而言之則楊氏之說亦是也孟楊二門各據一說而昌平之里未聞有引大傳引論語而爲碑者說性於朱子之後者皆以朱子爲宗以中庸首章章句而言之則

眞西山之說是也以孟子生之謂性章集註而言之則劉靜春之說亦是也眞劉二家各守一義而武夷之院未聞有引中庸引孟子而爲碑者古之君子豈不欲直己而折人哉誠以後人甲乙之爭不干於先聖先賢而揄揚聖賢非一人一家之私不以天下共公之言而言之則非所以揄揚之道也尤翁東方之孔朱也華陽尤翁之昌平武夷也奚豈性信四字非大傳之一句則乃論語之一句也華陽碑文之引此一句者亦非所以揄揚尤翁之道其文之歸於不用職此之由也又引渼湖先生已定之論言此斯文大事非一人可私且斯院隣近皇廟殆與配享無異所以論撰表章者一主春秋

義理兩理氣之說無甚著題至若靈豈惟信未必爲人物性不同之證渼翁皆言之詳矣而一邊則以爲然一邊則以爲不然各習其師不相爲謀如欲索言生出無限葛藤豈若置而不言之爲愈乎大抵兩邊各引尤翁說爲證如孟楊之於孔子眞劉之於朱子這邊那邊俱是吾黨長老今不敢斷之以孰爲孟子孰爲楊氏然門户各立爛熳無日爲今日章甫者一以渼翁爲法各尊所聞各行其知以俟後之尤翁是道理當然奈何急於務勝不念公議簽黃顚倒恣己之所欲也百年已定之論今不可壞了嚴辭斥之碑遂不立甲寅校定劄問標補是書也臺山所述也朱書劄疑作於尤翁劄疑問

目依於農翁而臺山因以增之爲標補故曰劉問標補而金正文公洙根謀入梓托於先生修校之先生與從遊諸人共是役凡四十餘日而書始完己未春先生謂子侄曰我其不久於世乎哉夢有兆矣時先生所著洪範演初成乃有不豫色既而寢疾彌留至數月先生嘗曰易作於伏羲範始於大禹有圖則數寓焉有數則圖生焉易與範之相爲經緯其理一也奈何易之爲書歷四聖演翼廣大而悉備至於範只箕子敘之有數而圖不備也可演而不演其有待於後乎此洪範演所由作也一日謂門人曰持筆硯來洪範演有點竄句語把筆而進輒昏迷不省如此者凡三疾亟門人尹秉益士

正徐應淳汝心侍坐請問所欲言先生曰無可言惟願諸君守死善道耳又曰有爲學之方圖在可依此爲之爲學之方圖者先生所爲以贈門人者也圖若說俱在先生文集中又曰吾死之後且讀吾所著書與二三子求寂寞之濱乃考終于正寢時己未九月二十三日壽五十有九嗚呼先生之壽止於斯乎遠近士友奔赴痛哭咸歸之斯文時運會而殮殯如麻者爲十數人會而葬者亦如之始葬于果川又改葬于公州弓院酉坐之原配豐山洪氏郡守夔謨之女有女士德無違夫子意後先生十年而没舉男不育取從祖弟龜煥之子致秉爲嗣今 綏陵參奉女適判官金永稷先生美貌

秀幹聲音洪亮視官稍短常施鏡而視力到老益晶明訥於發言而至於與人論文說理語淋漓不休性剛方且嚴常佩韋而戒之典凝敦朴之儀人望而畏之而接之又溫然春和疾遽之色不設於貌畦畛之言無發於口處己接物一於悃愊肫肫之意中乎積而外乎著此蓋先生天賦之厚而晚益篤學力踐言動施措出於渾然爲成德君子矣其事父母以至孝友兄弟以實心申申於宗族眷眷於朋友恭於奉公而以直道不撓莅於蒞民而視之如傷至於教誨學者自趨隅以上未嘗無施焉以講明斯道爲己任常竟晷訖訖窮年兀兀或俯就之或引進之隨人才高下俾各有造故自戊戌以

來至易簣前後凡二十餘年除從宦時若干皆講明討論之日凡今士友之以文學操行見稱者蓋多出於門下從遊也經傳訓義理氣心性之論剖析極精蠶絲牛毛不足以諭其微妙妙悟獨得往往見人所未見而明體適用皆可措之事業井井乎蘆立而荀横粲粲乎璋判而圭合經之緯之不爲無用之說義利公私之分異端邪說之弊如歐羅巴之類斷之如快刀利刃辟之如神搜霆擊其爲文也繩墨極正地步極高非六經四子之文不爲而矢口肆筆皆秦漢以上人語也而必貫之以道道與文爲一澳造奧域洞見大原斯文之士不一辭歸誠眞儒者寡矣其論明德之說曰栗翁以天之

明命爲合理氣之名吾則以明德爲合心性之名其論理氣神化之說曰理一而氣二二而一者神也一而二者化也程子之說其知化者也張子之說其窮神者也朱子其知化而窮神者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周子妙合程子妙用其旨同也朱子所云本然之妙者即所以妙之謂也妙萬物者即能妙之謂也老氏之衆妙佛氏之妙有其亦有見乎神然見其能妙而不見其所妙此乃所以爲老佛也其論太極之說曰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考不謬而建不悖質無疑而俟不惑周子其後世之包羲乎張子太虛落在一邊邵子太極因襲乎前張子大賢也思非不精契非不妙說不得無極

而太極況其下者乎其論未發之說曰有無同異之訟久矣統而言之曰衆人之未發絶無而僅有聖凡之未發同處同而異處異此蓋大本達道之論而諸家之訟可一言而蔽之噫窮居研經餘五十年旣不得志於時爲去聖而繼絶學爲萬世而開泰平卽先生之志也淵泉嘗讀先生之文曰十分至正臺山嘗許先生之工曰鑽透重關二先生之言豈誣也哉有遺稿若干卷手自編緝以遺門人雖其精思妙契之旨未畢露於楮墨潛德潔行之懿未盡傳於門人之耳目然大學圖說中庸鬼神對天人贊洪範演諸篇可謂天地間有數文字至若易之本義歸範之廣德篇近思翼須東粹言家禮

源流之重勘皆欲以嘉惠後學嘗與數三子謀所以裒修而天不假年事有未遑或半稾而止或有志未舉是皆門人之所痛恨也嗚呼小子受親炙之恩而少既蔑裂老尤荒戲不能荅教誨之萬一而烏頭白去亦已久矣德行之尊文章之盛無由窺測而形容况於撰次遺狀豈其人哉然而如徐應淳朴洪壽及家弟秉益諸人皆相繼而歿嗚呼誰與議者是時光山金洛鉉定汝在鴻山任所爲書督之亦及於完山李應辰公五海平尹致聃周老申之不休謹與先生之從孫鎮求掇拾年譜定爲序次其修潤則惟定汝公五周老之言是從豈盡小子之筆哉撰緝如右又竢後之君子門人南原尹

秉鼎謹撰

墓誌銘 并序

先生姓兪氏諱莘煥字景衡少居鳳棲山下學者稱鳳棲先生其先有諱義臣以新羅臣不事高麗遯慶州杞溪子孫籍焉入本朝諱汝霖坐靜庵趙先生事廢復起官判書諡景安又四世市南文忠公諱棨弟監役諱棐與尤庵宋先生學栗谷李先生之道講春秋義業積十年我及請入平市南爭之不得監役遂不仕監役曾孫諱彥述大司憲諡靖憲生諱漢純庶尹陞僉樞生諱星柱縣監繼家學闡洋說號復元齋配潘南朴氏繼配全州柳氏德普女先生柳氏出也 純廟辛

酉九月二十八日生幼便沉重孝敬如成人學於伯氏不待勸督口吃而讀書致聲如金石出自通孝經小學字字研究有疑則鈔諸冊寢噉登溷不暫捨無疑而後已經史子集以至律曆筭數莫不貫穿年十七對策中發解一時老宿莫之先也連哭伯仲氏痛甚曰吾兄吾師也豈但孔懷之痛哉上慰親下撫孤晴自哀傷至於眩仆又丁內憂毀甚遂爲病祟丙戌又中策解不第人皆惜之與李公觀淶兄弟依朱子讀法會講小學四書率一月再會數年而輟以親命問禮於淵泉洪公就學於老洲吳先生吳先生甚重之復元齋移居坡州先生定省之暇從泉時軒尹公講經禮臺山金公傳其祖

農巖先生之道講學江湖聞先生論文就先生從叔父尚州公家一見如故先生遂服事焉朝廷將策士尚州公問可以對策者使先生誦而書之自星辰地紀以至我國關防道里烽燧民户錢穀兵丁軍伍陣制律曆筭筮醫藥禮制名物之類以書以圖瞭如指掌尚州公亟稱之復元齋大耋病日臻先生晝宵色憂饘藥必先嘗夜每禱天旣遭艱柴毁骨立杖而後起尚州公築室處先生從學者多尹東鼎士弘其第東益士正先生所期重者也甲辰家窘朴岐壽薦于朝除繕工監役以監造上 號冊寶勞陞主長興庫薄移司憲府監察社稷署永禧殿令監全義縣縣小而貧吏猾民豪人皆憂之

先生採頒藍田鄉約視吏民若家人凡有訴既判曲直又喻
道理勸士子以小學爲本詩賦爲旬課庸學以月講軍丁之
徵白骨黃口者并蠲之捐俸給民使取殖補闕民大悅縣古
稱多忠孝人先生採忠臣五人孝子二十五人立傳而勸後
異趣人與先生先世有微釁者爲監司庚戌考殿歸全民欲
立祠監司禁之又嫉直指按之坐謫洪川縣旋宥還溪居罕
出日與同志講學談藝戶外屨常滿湖西儒欽以尹屛溪文
爲華陽院碑其文引宋子書客豈性信之語以證人物性不
同先生爲太學諸生蘭湖儒而折之引渼湖金公之言曰此
院隣近皇廟論撰表章當一主春秋義理而理氣之說無甚

著題至若此四字未必爲人物性不同之證云云碑遂不立
先生嘗曰易作於伏羲範始於大禹有圖則數寓焉有數則
圖生焉易則歷四聖演翼而範則只箕子敘之有數而無圖
其有待於後乎乃作洪範演要欲修潤而寢疾未遂易禮說
近思翼亦皆未就惜哉疾革門人尹秉益徐應淳汝心問所
欲言先生曰惟諸君須求寂寞之濱守死善道又曰有爲學
之方圖與說在可依此爲之己未九月二十三日考終于寢
壽五十九遠近士友奔趨哭賻會而斂殯且視窆始葬果川
縣後改葬公州郡弓院曾祖妣墓案山酉坐之原後二十四
年大臣筵白　贈大司憲成均祭酒配豊山洪氏郡守夔謨

之女後先生十年沒男皆夭取從祖弟甀㬇之子致秉爲嗣今某官女適判官金永稷外孫男某先生美貌脩幹聲音洪亮訥於發言而論學則纚纚不絕剛方典凝堂儀而就溫肫肫悃愊積中而發外蓋天賦之學而篤學之力也家而孝友敦睦公而守正愛民而適上官有譽跋前疐後故世或謂踈於政事大策長牋世多傳誦故或稱文章之古此皆未窺門墻者也先生傳授正而問學切窮理脩身以敬爲本博而不駁深而不鑿潛思自得妙契而力踐臺山贊之曰鑽透重關其文曰繩墨整而地步高本經而辭旨密微載道而不爲空言淵泉贊之曰十分至正若夫憂道愛才出於至誠引進後

生諄諄善誘非病故未嘗一日廢講今公卿士庶文行稱者多出其門有遺藁幾卷發明經旨剖析理氣見人所未見發前所未發而爲學之方闢衛之嚴皆可嘉惠後學也嗚呼洛鋐之愚晚始及門雖蒙誘掖而誠敬不篤實無所成而虛名濫冒乃求寂寞之濱思補前愆則桑榆已迫矣嗚呼心服先生無如士正汝心而士正收輯遺文而沒汝心改卜玄塜又爲嗣子買屋營生而亦沒士弘纔撰行狀而李應辰公五等遠郡尹致聃周老又沒士弘懼吾道日孤舊伴殆盡委訪隱居謀與同儕屬先生墓誌顧辭拙不敢當而若模寫萬一以示後人則或爲他日地下歸報之資遂按狀而述焉先生嘗

錄東儒淵源自靜庵始曰後賢之未及錄者以俟後人又輯
湏東粹言曰東方學者規模自退溪李先生始備遂輯退溪
之文而沒洛鉉繼輯栗谷尤庵農巖之文而老病甚又俟後
人雖不可謂踵成其志猶可開後學門逕矣見今利欲紛挐
異言異服縱橫正路為吾黨者讀先生之書而學四先生之
道由四先生之學而溯孔孟程朱之道則庶乎不迷所從也

銘曰

祖帝南道師老洲學惇行孝悌成立禮樂精思妙契文章淵
懿為貧作吏匪人謠詠呼號正類衆笑一撻不撓不沮所守
彌確隨才成就多為棟桷上溯前聖下開後覺身否道亨後

蒙殊淫利欲紛挐舉世淈濁讀先生書可以洗濯敢述銘章以詒緬邈乙酉四月下澣後學光山金洛鉉述

諡狀

先生姓兪氏諱莘煥字景衡少居鳳棲山下學者尊之稱鳳棲先生其先有諱義臣以新羅臣不事高麗遯慶州之杞溪子孫仍籍焉入本朝判書景安公諱汝霖又四傳市南文忠公諱棨弟監役諱棐以學問節義相尚生諱命一義州府尹贈吏曹判書寔先生六世五世祖也高祖諱復基進士贈左參贊曾祖諱彥述大司憲諡靖憲祖諱漢純庶尹陞僉樞考復元齋諱星柱官縣監有邃學至行配潘南朴氏繼配

全州柳氏德普女先生柳氏出也柳氏夢黃龍登雲以　純
祖元年辛酉生先生天姿端重孝敬如成人受學不待勸督
口吃而讀書則甚敏琅然金石出也自通孝經小學有疑輒
錄硏究不暫捨不得不措由是經史子集靡不貫穿十七對
策發解連哭伯仲兩兄哀傷成疾遂爲平生貞疾丙戌別試
又中解而不第士友惜之與李公觀洙依朱子讀法講小學
四書率一月再會問禮於淵泉洪公就學於老洲吳先生上
溯洙泗洛閩之源下逮四七往復之卞多出人意表先生甚
重之與家時軒尹公頻頻講討禮說居多又與臺山金公論
文意甚合一見傾倒朝廷將策士從叔父尚州公以一冊授

先生曰凡可以對策者能不資考據誦而書之否先生即自星躔地紀及國家關防要阨道里遠近烽燧起止民户錢穀軍數陣制律曆筴筮醫藥禮制名物之類以書以圖瞭如指掌尚州公亟稱之曰誠通儒也復元齋公大耋病淹先生扶護不懈饘粥藥餌必先嘗後進夜輒露禱及喪哀毀杖而後起號哭無已時隣里感動移寓老湖簞瓢不繼泊如也日肆力劬經攻文潛玩鈔解勸誘後學無不虛往而實歸時從梅山洪先生卞論叩質焉甲辰冢宰朴公岐壽以經行薦于朝除繕工監監役以監造上　號冊寶勞陞六品主長興庫簿移監察社稷署　永禧殿令出監全義縣縣小而吏橫難治

先生採領藍田鄉約以事親奉上之義諄諄教吏民敦勸鄉士以小學為本詩賦以旬課庸學以月講未踰歲儒化蔚興氓俗丕變採邑中今古忠臣孝子醉琴軒朴公以下三十人為之立傳蠲軍布之虛籍寃徵者又捐俸錢千餘令民歲取息以補其缺民大悅頌之監司有前世微嫌者至考績置殿遂賦歸全之民慕遺愛欲立生祠監司禁之又嗾直指斅啓坐謫洪川旋宥還卜居于稷下溪居罕出日與同志講學又與趙公秉悳任公翼常申公應朝一再期會于山房時湖儒欲立華陽院碑而引朱子書蜜豈性信語論議歧異先生為書以折之校定劉問標補以入梓嘗曰易作於包犧範始於

大禹有圖則數寓焉有數則圖生焉易則歷四聖演翼而範則只箕子叙之有數而圖不備乃倣洪範演欲修潤而寢疾未遂易禮說及近思翼亦有志而未就惜哉已未疾歿謂門人尹秉益徐應淳曰惟願諸君守死善道耳以九月二十三日考終于正寢壽五十有九遠近士友奔趨哭賻會而殮殯且視窆焉始葬果川改葬公州先塋之酉坐原後二十四年大臣筵白　贈司憲府大司憲成均館祭酒隆熙四年加贈正二品奎章閣提學謚文簡博學多聞曰文一德不懈曰簡配豐山洪氏郡守夔模女無育以從祖弟龜煥子致秉爲嗣前郡守女適判官金永稷致秉系男鎭璦先生美貌脩幹聲音洪亮訥於發言而論學則纚纚不

絕剛方典凝望儼而就溫肫肫悃愊積中而發外蓋天賦之厚而加之以篤學力踐渾然爲成德君子矣居家而孝友敦睦莅民而慈惠正直教人不倦自趨隅以上未嘗無誨以講明斯道爲己任窮年兀兀自戊戌至易簀凡二十餘年皆講明道學之日也凡近世士友之以德業行誼文學稱者皆出於門下如尹公秉鼎秉益徐公應淳朴公洪壽李公應辰金公洛鉉閔公泳穆尹公致祖致聃閔公台鎬奎鎬金公晚植允植光植韓公章錫其著也餘不能盡載先生於經傳訓義理氣心性之論妙悟獨得洞見大原多發前人所未發者如大學圖說中庸鬼神對天人囋洪範演諸篇皆天地間有數

文字故臺山贊之曰鑽逶重關又曰其文則繩墨整而地步
高淵泉曰十分至正二先生之言豈虛也哉有遺稿若干卷
嗚呼小子年十七始受業於楔下之池堂先生不我棄也誨
誨教誘所以獎勵而期詡之者甚至忽忽已五十年餘矣才
既篤下老益荒嬉辟唾之詒雖感於宿昔爲頸之力莫效於
久遠於爲瓠落無所成而輩及之矣悔恨何及今於易名之
文誠不敢當而亦不敢辭謹就諸先輩所撰誌狀撥其大槩
以敬告于有司

門人崇政大夫前行禮曹判書弘文館學士南廷哲謹

狀

鳳棲集第四冊正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七	四	一〇	一六	陽	陰
	一〇	二	七	愼	憤
		三	二一	愼	憤
		四	六	愼	憤
	一二	八	一三	通	道
	一六	一五	一四	爲	入
	四二	六	三	太學	下漏生字
	四四	三	八	語	下漏信字
	四八	五	二〇	紬	紐
	四九	一三	一八	晦	悔
八	一	二〇	一〇	楊	暢
	三	一	二二	祖	孫
	九	七	八	狀	牀
	二九	二	七	皆	盖
	四〇	六	一一	耋	耄